

胡丕京君

紀念冊

劉芳題



以哭代序

在炎熱的天氣裏，在忙迫的環境中，在悲慘的心情下，編者發動了這一件爲逝者留最後紀念的工作，承各位友好贊助，籌備以來，甫愈月半，迄於今日，訃告完成，這都是各位師友對亡者的無上熱情，令人替死者於幽恨中感到相當的安慰。

不平的天逝，原在人意料之中，當他在津讀書的時節，無故尋愁覓恨，詩詞皆作哀感之音，已露不幸之機，近幾年來，從一個生活的轉變——結婚——，失學，失業，失歡於父母，帶着一顆創痛的心和一付病弱的身體，奔波各地，過着窮愁困頓的生活，得不到親族的協助，得不到友朋的慰藉，在這個時期內，他的精神和作品都是灰色的，其實他也不是沒有奮飛的決心，無奈他的病象已成，回天無力，終於在本年五月五日的夜裏，永遠的離開人世了，他死得那樣可憐而且慘痛！

從不平逝世到這本集子出版，僅僅兩個月的功夫，他的靈柩現在尚停在北平宣外法源寺中，他的家族預備秋後移靈回南安葬，他的遺作很多，而且很雜亂，目前僅由他的夫人思永女士先整理這一小部份出來，也許將來有機會將他的全部作品付梓問世，不過這決不

是短期內所可希望的，關於各位師友的追悼文字，是我回平後向留平各位友人打聽出住址徵求的，但因很多位丕平生前的友好均不知居住何處，無法發信通知，即發出的徵文信件，雖經一再催請，也不免有遺失或壓誤的地方，兼以此時正是學期結束的時期，在校朋友們大都忙於考試，所以追悼文字僅僅收到十幾篇，而因種種關係，我們又不便久等，只有拿這一點先付印了，對於寄稿太晚的各位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編者只覺得萬分的對不起，但這種厚愛的情誼，丕平在地下是一樣感激的。

本冊的封面是劉馨庭校長寫的，而陳哲甫老師未容接到徵稿通知即老遠的從首都寄來悼詩，這都是特別令人值得感激的。生前愛他，死後仍舊這樣愛他，丕平有知，當亦快慰於地下。

編者不是名人，從不曾給人作過序，這也稱不得一篇序文，僅不過因編輯之便，略綴數言於卷首，而真正對於丕平的哀悼，只有痛哭他的慘遇。朋友們，想想他生前的言行遭遇，想想他的聰明的秀影，能不令我們放聲痛哭嗎？

願各位友朋於努力替國家社會服務中，時時記憶着這可憐的天逝的朋友！

二十六年六月末日崔鵬歐謹書。

目錄

序

照片

輓詞

悼亡

寄.....思 永

哭丕平(詩).....思 永

寄丕平(詩).....思 永

哀亡友丕京.....劉維禮

悼丕平.....杜經閣

致——.....爰舟

悼平兄.....明堪

丕京.....李鶴年

悼亡友丕京.....崔致平

哭丕平.....崔鵬歐

弔丕平兄.....崔致崇

追悼胡丕京學生詩.....陳哲甫先生

弔丕京賢弟.....范紹韓先生

弔丕京仁弟.....白仲瑜先生

弔丕京兄(詩).....王晉瑞

弔亡友丕京(詩)(一).....崔致真

弔亡友丕京(詩)(二).....崔致真

悼丕平詩.....劉成漢

關於丕平寫作的零星.....思 永

遺作

日記

隨筆·雜抄

集.....

談作序.....

刻苦.....

平凡的人.....

「南北東西隨筆」小序.....

結婚與謊.....

苦悶與中國必亡論
創作力
「我們的草原」序
煩悶
偶像
晚上
醉起
映樹
沒有寫出來的
詩抄
新詩二十二首
舊詩六十四首
詞選
十九闕
散文
我們的月夜
廬山散記

病中散記

小說

家書

衰弱的婦人

一種人的希望

寫在本冊的末尾

編後

附 白

丕京於民國二十二年間更名丕平，但師友中多有依舊日之習慣仍稱丕京者，故本冊中丕京丕平頗不一致云。



胡平君遺像

丕京賢契千古

長才未竟

劉芳題

丕京賢弟

千古

閔苑歸真

霍鳳桐題

丕京同學哀詞

傷永問詩

李卜漢車拜執

丕京克芳歸來

還我老友

李篤年哭執



平丕的歲七十



平丕的歲四十

遺 ☆ 丕
 ☆ ☆ ☆
 像 ☆ 平



平丕的歲九十



平丕的歲八十



庭家小的平丕



(女)平小——孤遺的平丕



士女永思劉——人夫其及平丕

悼 亡

寄

在楊花飄滿在街頭的一個夜里，你竟靜悄悄的獨自去了。在前些時的夜里，我起來給你熱麥粥，你還對我說：「我們死！」但，爲什麼現在你一些表示也沒有就離開我去了？你帶走了我的什麼？給我一個小平，他們都說你不能瞑目放心的去，在我最後看你的尸骸的時候，你是睜着一雙眼睛，平：你泉下有知，真個是爲了我們不肯閉上眼睛嗎？

記起你在垂危的剎那問我：「小平在那兒呢？」又指着你眼前的空盤子說：「這不是我早上給你留的洋點心？是紅果的，要不吃，就賞給茶房吃，這兒有這規矩，」我知道你精神已經錯亂了！但爲了安慰你，只好答應着，却沒有想到，這竟是你最後的談話了！

平，是誰殺害了你！你從來沒對我說過，可是，我們心里互相都清楚，却沒有談說的勇氣，生在這虎狼世界的人間，你最好將自己鍛練成一個勇猛的獵人，否則，你就作個虎狼，既來到人間，就不能作一個完全的好人，你只以「刻己爲人」，在這兒謀立足之地，實在是太危險了，沒有人明白你的心，也沒有人會同情你，他們罵你沒出息，他們排斥你的懦弱，他們訕笑你多病。這些就是你以「好」換來的代價，你也對我說過：「將來他們就知道我是那一種人了，那時我們也可以吐一口氣。」誰意上天不給予你一些些機緣，使你終于沒掙扎出別人的掌握，人在忍耐着



我們，難道天也在忌妬着我們嗎？

有人說你：「他既是生作了人，就不能太嬌嫩，得設法對待外來的強敵，這樣的脆弱受不起還行！」這些話是對的，我並不否認，不過，用在你的身上却是一個大錯謬。倘使你真是一個嬌嫩的青年，也許能忍在外表美麗的金絲籠里不敢奮飛；倘使你的思想真的太脆弱，也許你受過幾次打擊後，早就實行自殺了。爲什麼反一直希望着病快快的好，在病中你已經預備病愈後如何和生活再去奮鬥了，可是這些話不會有人相信，誰不願意把自己編作舊小說里的英雄一般的可欽佩呢！

你在這人間雖沒有悠久的歷史，可是，人生的苦，辣，憂，愁的滋味，你並不比享壽七八十歲的人少嚐了，現在，也許我不應當悲哀，你早早離開這萬惡的人世，也或者是爲你可慶幸的事，只是，辜負了你聰敏的

哭不平

思永

你帶走了你的熱情，
帶走了你坦白無邪的心，
這醜惡的人世；
根本不容納你的真誠，
記得你在病中對我說：
「以後我們也得學些虛偽了，
不然，處處受騙。」
但是；
在你明白了這人生的意味時，
誰知已經嫌晚！

你這不幸的消息傳到別人耳里；
僅僅是可惜你的年青，
有誰能知道
你這短促的一生中，

天資，一無所成就的，就這樣寂寂寞寞的去
了！這人世間的毒針刺傷了你的心，你在病
中，也不允許你靜靜的養，始終沒有誰能了
解你，直到你病危的那天，還有人在懷疑你
是詐病呢！

你忍耐力的巨大，是使人可佩服的，你
自己悄悄的啜着人生的苦汁。總是瞞哄着我
，我本不及你的聰明，在你受了什麼氣惱，
默默不語的時候，我常誤會你身體上有什麼
不舒服，以後你在病中，從沒有對我說過病
的痛苦，你却常說：「我不久就會好的，你
不應當着急，倒好像我要死了！」始終你是
咬緊牙齒，不肯在我眼前露一些痕跡，在你
入醫院的前一兩天，你要我高高興興的和你

所受到的失望，痛苦，和冷漠的人情，
你的環境

造成了你現在懦弱歛默的性格，
你的精神

完全被魔鬼咀噬乾，

辜負了

你奮勇的雄心，

一切都成了憧憬。

這罪惡的人間，

永久隨着歲月的巨輪，

製着罪惡的果，

你爲什麼，

在這兒留下一個天真的孩子！

講故事，但我才說了兩三句，你就又昏昏迷迷的睡去了，一會，你又要講給我聽。平！你的用心太可憐，明知病已難再起，却還要掙扎着安慰別人！

你有着深刻的印像在我的記憶里，這兩年多的過程中，你留給我的是血和淚，慚愧我沒有能力安慰你，也更沒有能力勸解你心里的愁苦，眼看着你的生命被人剝奪了去，我不止無法援救，也不會有法圖報復。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的希望都隨了你去了，記得，去年我在小詩里寫過：「你是我的太陽。」你不允許我那樣寫，但是，爲什麼現在你將我的光明完全帶去了？！

寄不平

思永

去年的今天
我們一同過江
拜母親的靈
誰能想到
今年的今天
你也永久去了
人生本是一場虛幻的夢
我早就勸你不要太認真
現在你已脫開這
人間沉悶的夢境了
我却仍顛倒在
苦澀的夢里
但你靜靜的等待
在狂風雨中的雷霆下
我的沉夢也將驚醒了
安知明年的今天
我們不相聚呢

寫于端午節

哀亡友丕京

劉維禮

亡友丕京君，鄂人，少居津，隻身一人，並無兄弟，慈母篤愛，躬親撫養，教以成人，母愛君深，而期君亦切，君承慈母之囑，勤奮尤加，津市變亂，環境略改，君乃負笈來平，求學於弘達，昔同學津匯，今又共讀弘達，友愛倍增，相依難捨，未及一年，君母染病，電詔南返，卒以病篤見背，君思母切，時斷飲食，而君夙弱，以致成疾，西醫不治，乃於今春來平療養，竟以藥絕，與世永別，享年二十有四，嗚呼！痛哉。君性溫和，寡言喜笑，好文學，尤善詩詞，穎悟異常，軒昂磊落，才思縱橫，筆鋒犀利，師長同學無不欽佩相愛，其爲詩文，多兒女纏綿悱惻之辭，悽愴悲傷，令人不忍卒讀，噫！君之壽不長，豈竟兆於此耶？君夙願極高，今竟鬱鬱以死，才人命薄，名士凋零，今古皆然，能不令人痛心？嗚呼！丕京，人生之愁離悲合，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淚滿胸襟，嗚呼！痛哉！

悼丕平

杜經閣

胡君丕平逝世惡耗。乃係某晚在鄙戚處聞張君恩鑄所言者。由張君口中知其歿於北平。病時之調護。以及逝世之棺殮。均係其封翁及其岳父劉翁所辦理。據聞只棺木殮衣即費去千元之多。胡君親長對其疼愛之深。於此可見一般。

余與丕平相識。遠在七年以前。然分袂後不謀面者亦已五年於茲矣。加以余生性疏懶

。是故魚雁鮮通。今日惡耗驟聞。實深愴悼。余二人相聚之日雖短。然其清秀英俊之小影。及平日一舉一動之神情。固將永印於余之腦中而弗泯也。緣余二人在津匯時曾住同屋年餘。因此相識之深。有非其他一般友朋所可及者。

丕平生性溫柔。天資聰穎。待人接物。和藹可親。故同學多樂就之。勤學好讀。卷不釋手。惟有奇癖焉。即對於學校功課每不甚注意。而日以詠詩吟詞爲樂事。師友但知其成績欠佳。固未審其每日閱讀之勤。實遠勝於諸同學之上也。特非校中所訂之課業耳。其爲人也。心既好高。性復愛潔。對於臥室之整理。余與同屋楊君向不喜爲。而屋中之潔。陳設之雅。直似巨第客室。閨秀香閣。此無他。皆丕平之力也。即余與楊君二人之榻。亦恒賴其代爲整飾。屬筆至此。益增感嘆。

當時丕平家居漢口。每至假期課暇。即赴義租界其岳父家省視。斯時丕平尙未結婚。然對其未婚妻劉女士則感情彌篤。常見其伏身案頭忙於情書之繕寫。皆致其未婚妻者也。每次由劉宅返校。必携其愛人手製之紙花數枝。插於瓶內。供之几上。小小書齋。增色實多。劉女士之小照即藏於其枕下。每至夜闌更深。三人就寢之際。輒爲余等備稱其未婚妻之賢且淑。以及其境遇之可憫。蓋劉女士固一早年失母之少女也。由此吾知丕平乃一多情種子也。

彼在津結婚時。余適在平。未克躬與盛典。一睹此一對儷人快樂之情景。至今引爲遺憾。嗚呼蒼天。益不情。天我良友。拆彼佳偶。路人聞之。亦當心酸。臨書泣下。不知所云。爰將往事就所憶者拉雜記出以悼之。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杜經閣書於津門

致

安舟

不平，你走了，留給朋友的是沉重的悲酸，和更其永長而不滅的悵惘。

雖然這段旅程，誰都有結束的一天；但你未免太早地離去，木然地返回當初來自的大自然的無限中，多麼令人驚駭而困惑呢！

三月末的一次談話，不料便成永訣；情景栩栩如昨，而此時任人間所有的智慧與工具不能把片語隻字遞到你那裏去或帶回我們這裏來，只有這個可悲的渺遠得難於思想的阻隔，在我們之間橫着。

你走了和嘔血的李長吉，病肺的黃仲則（可悲哉，你如今暫停的地方，於二百年前曾一度是這位不幸的天才詩人的寓址。）以及『名字寫在水上』而也只在人間住了廿五年的約翰濟燕同一的道路，純良優異的氣質，天賦獨厚的丰采，你們是彷彿的，同把生命貢獻給心血化成的詩，同遭受了塵世的困頓，疾病的欺凌，薄命而且終於短命，也許你還不會有他們一般大的成就，但他們的遭遇却也不比你更慘烈。一個天才未經充分地開發而便萎去的悲劇上，你是更值得惋惜。

大自然是冥頑的；死，辛辣而神秘，你這麼永遠的走了，我們短短的友誼中的一些印象，都成了黑色的影印在心中，直到我自己的一切也成爲旁人心中黑色影子的時候。

不平，泉下如有知，在你的朋友安舟引用下面的一句話來表示他對你深重哀悼，你將作何感想呢？

“Races of mortal man

Whose life is but a span

I count ye but the shadow of a shade!

.....”
——Sophocles

一九三七年六月於漢花園

悼平兄

明 堪

接到鵬歐的通知，囑我寫一篇紀念的文字，誰知我就在這幾天大吐血來，因鵬歐屢次催索，只好抱病執筆。

憶起往事，淚如雨下，前年春初我路過漢口，平兄尙扶病陪我遊黃鶴樓，不幸那次竟成永別，令人悲痛。

我和平兄相識五年，他待人接物，始終是那樣的笑容可掬，和藹，謙恭，從沒有見過慍色。

雖然他生長在好的環境之中，但決沒有傲慢的習氣，奢侈遊樂，更爲平兄所憎惡，他總愛度着簡單樸素的生活，對待朋友，有古代俠義之風。

我們兩人因種種原因，時聚時離，但我們之間的感情反而日增，超過了一般平泛的友誼，他待我是那樣的親切真誠，近如手足，我近幾年來總在坎坷裏度着生活，平兄在各方

都給我莫大的助力，同情和鼓勵，今失一好友，使人悲痛萬分，宇宙雖大，知己有幾？平兄天資聰穎，喜讀書，寫詩尤爲他畢生唯一的嗜好，今早辭人世，不能在中國詩壇上放一異彩，令人可惜。

平兄素日不喜運動，加以體質本弱，病魔纏綿數年，終於不治，噩耗傳來，正當我遠居滬濱，不能撫棺一哭，爲我終身遺憾！

書至此，泣不成聲，謹以此獻給亡友。

明堪書於上海滄衷醫院中 六，二四，一九三七。

丕京

李鶴年

「既云知命奚栖栖，誰謂英雄造勢時；孔孟亦曾大努力，無緣半點不投機」。這是六年前你所贈照片背面的題詞；那時我們相識不過一年餘，你住校，我走讀；每逢空時——午飯後及自修時，我差不多永遠是同你在一起，許多同學都以爲我們自幼是朋友，或至少亦應當有些年的交誼了。

「鶴年，鶴年，還不快起嗎？屋裏下雨了，外邊睡去吧！」因爲你是常來玩的，所以聽差的都用不着通告，你便直接的走進來了，手裏拿着一個扇面，立逼着我即刻給你寫，我雖然不高興同着人寫東西，同時又是一個很不得得一寫的扇面，但終於難却你的情面，勉強的沒有讓你失意。過了兩天你告訴我說：「我母親看見你給我寫的那個扇面了，說你將來一定是個愛豪華的人，因爲你所選的詞是那樣的艷……」前天那麼早就來打擾你還逼

着你寫字，我覺得十分過意不去，特地煩我們舍親楊繼雲給你寫了一把扇子，做爲陪禮吧……」這是民國廿年暑假裏的事。丕京！那時我們雖然相識不久，可是文字相往還，比之酒肉朋友來得親暱多了。

自從我畢業匯文中學後，便不像在校時那樣常見了，然而書信的往來亦頗能歡敘，後來不知因爲什麼竟有二年的功夫不要說見面，信都不曾通過一次。有一天忽然在我桌子上發見了你結婚的通知帖，喜歡的我什麼似的，很早很早就跑到六國飯店去候着觀禮。還經你介紹認識了盧木齋先生。當時顧不得叙我們的闊別，顧不得問你的近況，只是你向我咧着嘴笑，我向你咧着嘴笑。你的太太我們雖然以前並未會見過，可是屢次聽你說是同她厮混得熟不過，當你的家移回漢口時，你並且住在你的岳家，她亦是位聰明而喜歡寫詩詞的藝人，你們的結合可以說是文字作的月下老。伴郎是中學老同學，伴娘是令正的妹妹，那天在席上用酒灌你同你太太，大家哄得你們頭亦不敢抬，那時新郎亦變成了新娘，兩位新娘終於不堪其擾，撒腿跑回樓上去，說什麼就是不下來了。飯後大家還是不饒你，追到樓上去，非逼着你們拉手，接吻，這如何做得來呢，看看時間已經十一點多了，結果還是你太太答應了我們所要求的條件說了：「時間已不早，諸位大哥們請回休息吧，我們亦要睡覺了」，大家才一哄而散。婚後你們就回了漢口，誰想得到這盛大隆重的典禮却做成了我們的永訣呢！

「漢口友益街仁靜里二號」這個地址，年復一年的抄在我日記本後的「姓名錄」欄內，每逢查看朋友們的通信處時，無意中總會看見你的住址，每次看見當時便想「有功夫給

丕京寫封信談談吧，兩三年沒通信了」。五月十五日給你寫信的紙已舖好，正待開始，校工拿進一個帖子來，拆開來一看時，真是哭笑不得，敲着腦袋，倒吸着冷氣反復的看了好幾過，始終是不敢相信，可是，可是，這是能够挽回的事嗎！

有的同學告訴我，去年暑假在天津楊家花園市立圖書館裏會看見過你。據說是非常清瘦，這正應了你的集子「秋心」裏所謂的「比梅花瘦幾分」了。你不是會算卦嗎，怎的算不出你自己的壽數來呢？你是一個天才的詞人，怎的在你的詞句裏表現不出你的天亡呢？你究竟是什麼了不得的病，竟這樣上拋父母下棄妻女及朋友們的撒手去了？難道這許多人中竟沒有一個值得你眷戀的嗎？……熱血充滿了我的心竅，變不出一滴淚來，溢盈了我的頭腦，再想不起一句哀悼你的話語，強按着慌忙了的精神簡略的說幾件永遠不能磨滅下去的痕跡，做爲我的祭詞吧，你永遠平安地睡去吧！

悼亡友丕京

崔致平

噫嘻！丕京你竟死了！

我們初識的時候，那時我就就心你的健康，恐怕你不能永壽，可是你現在果真死了，反到使我迷惘起來。我以爲你現在決不致死，誰知你竟死了！在這「瀟瀟暮雨又黃昏」的時候，怎不令人感覺人生之渺茫呢！

固然，人既不能永生，最後的歸宿，仍是脫不掉滅亡。尤其在這人吃人的時代，與其無聲無嗅的生存着，反不如死了，到免得多受些苦惱。

然而你不應該死！你的責任還沒盡，我並不期望你做一個推進社會的戰士，更未期望你做個瞻妻養女的賢父兄。我只希望你能够把蘊藏着的天才充分的發揮出來，可是沒等你有所爲，因爲疾病，就把你生命毀滅掉了。這是何等可痛的事呀！我爲你哭，爲你惜，惜你夭折於年華，哭你有那樣的天才，竟沒有機會發洩出來，給人們追思，你就卸去責任，命歸地下。你若死而有知，一定深引爲遺憾，屈原雖然至死沒有發揮政治上的天才！他還留下一部不朽的傑作——離騷——來給人追懷憑吊！你呢？除去一些零散詩詞以外，沒有完成一部可以代表你的遺作。給後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們初次相識的時候，遠在民國十八年，那時你我同考入天津滙文，見面以後，就永遠保持着友誼，一直到現在。隨後我們弟兄四人都變成你的最好朋友，那時我們幾人都傾向數理方面去研討，你却以詩詞自娛。九一八過去不久，你以秋心集問世，就你自己而論，的確不失爲一部真情流露之作。所可惜的，彼時正值國難當頭，每個青年情緒異常激昂。以如此傷感之作，供人評閱，怎會不引起反感呢？你却不以此自餒，雖處亂世，心中不爲所動，仍奮向舊方向努力寫作，不管你所努力的路線是不是正確。只就這種處於世俗而不屈的精神來看，實在不可多得，這就是你的美德，是你的特點，也許這就是你致死原因之一。

相處三年，你依如往昔，毫無改變，只是在寫作技術上更熟練些，我畢業後就來到故都，我們就這樣別離了。

因爲生活習慣的不同，我來到北平就病倒了，我只得離開北平回家養病，我滿以爲我

們見面機會很不易找到。雖知當我再來北平的時候，你却已先我而來，我們又偶然的相聚了。你這時正住在大乘巷。三間古老的舊屋，院中長着一顆多年的大樹，我進那屋子就覺得有些淒涼，你却處之怡然自得。無疑的，這時你的性情更冷雋了，寫出來的作品，不但保持着固有的傷感情調，同時更嵌入解脫的語氣。一般的朋友，凡看過你的作品，都爲你的健康耽憂，我會和你說句笑話：「丕京呀！你至多活不過五年！」你只以一笑報之。誰知竟成今日之懺語呢？

在不只相聚了一年，你就返津結婚，婚後回漢口，以後的消息，我只是從朋歐口中得到一些，我們始終沒會過一次面，雖然你也曾來過平，津，可是，我們總沒得到機會遇在一起，所知道的，就是自令堂逝世以後，你的物質精神方面，都受了一些創傷。

兩月以前，由朋歐信中，知到你養病燕市，我因爲事務羈身，未得看你一次。又知你身體素弱，誰知竟一病不起呢？我早知如此，無論如何也得與你做最後一晤，這種遺憾，並不是寫一篇追悼文字可填充的；永遠是一件缺陷的事。

當你病篤以後，我得到消息，即刻跑到你的寓所，以期有所補償，誰知我到你寓所的時候，你早已停臥法源寺中，室中所餘的，只有你彌留前曾經臥過的牀榻，供人憑弔，這有多麼淒惶！

丕京，我對於你的死，除去友誼的傷感以外，我只恨你生不逢時，恨你抱着天才長眠於地下，假若你生在南唐，或許也像李後主一樣被人憑弔；假若你處在拜倫的境地，或許比拜倫更偉大。然而你竟很平凡的死掉了，丕京，你若泉下有知，一定會失聲痛哭的吧？

哭 丕 平

崔鵬歐

平：

剛才我用興奮的筆調寫完一篇抗敵救亡的論文，如今我又用悲慘的心情來給你寫這封不能寄的信了，平，你知道在我動筆之先，曾對着擺在稿紙旁的你的照片哭泣半天，而寫到你的名字時，想到以後再沒有機會在紙上作如此的稱呼，我的眼淚復又簌簌落下嗎？

平，這是你死後我給你的第二封信了。那第一封信寫得很短，但這封信我不希望他太短；那封信是在匆忙中寫的，而這封信却要從容的追念你；那封信寫在內地一個小城中，而寫這封信時却回到距你靈柩不遠的舊都中了。最傷心的，在我寫那封信時，我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歡欣，因為我預備在發信後不幾天就可以看到你了，而寫這封信時，窗外洒着細雨，我心裏藏着悲哀，眼裏含着清淚，因為我將永遠看不到你了，而且寫那封信時，我曾推想到你倚在病床上快讀的神情，而這封信呢，我儘管在寫，而你此時不已在陰涼的古廟中悄悄的躺息嗎？

平，從我知道你死耗那天起，到今天整整一個月，這一個月中，我是在百忙中度過，而我那天不思念你，那天不飽看你的遺容，平，我雖然為你哭了許多次，但我總不相信你已經死了似的，我只覺得就好像前兩年我們離開在兩地一樣，我也常想不久你就可以回來似的，但，在那座荒涼的古廟裏不是明明擺着你紅布包裹的棺材，而在這古城的另一個角落裏，不是遺下你的素裝淡容的孤孀弱女嗎？平，你真的死了嗎？

幾年來你們度着艱苦顛沛的生活，使我成了你們患難中的密友，其中我們雖然有好多時間隔離，但我們的精神從來沒有分離過，可憐你幾年來只有結婚和生小平是兩件快樂的事情，其餘的時光大部份都消耗在悲傷和奔波裏，一部份更消耗在病床上，平，這幾年你不是不大喜歡填詞了，倘使有詞話，豈不是字字血淚嗎？

平，我和你出身於兩種毫不相同的家庭，過着兩種不同的生活，有着兩種不同的遭遇，但上天會使我們密切的結合起來，爲了思想的不同，爲了行動的差異，我和你頂過嘴，起過爭吵，但我們的友誼始終維持着，若不是我另外還有很多窮苦且需要我時常幫助的朋友，我想說不定會有人罵我巴結你的，但你知道，我是天真坦白誠實慨爽的人，我最看不起的就是繁華富貴，我最痛恨的就是公子哥兒，我和你儘管在思想行動上分歧，而感情使我們的友誼始終未曾中斷，且愈變愈堅，一直到你死，一直到永久，平，這是你和我都可以放心無慮的吧？

平，人生的奧妙，真令人不可思議，你有那樣好的環境，而你竟落得愁困以死，我有極不幸的遭遇，而我竟一步步的掙扎出來，記得民國二十二年的夏天，你和我同時來到北平，那時你轉學讀書，我開始作事，其後你走了，又來了，又走了，又來了，這樣來來往往的三五次，每次都使你們抱着極大的苦痛，終於在今年的春天，你竟永遠的走了，而我呢！我始終未脫離這舊圈，現在我總算掙扎出一條小小的地位和出路了。最近半年，你養病平津，飽嘗苦難，而我生龍活虎一般的奔走於鄉村之間，僕僕風塵，造成了我的事業前途的基礎，現在你的一生已算結束了，而我的生涯剛在開始，此後你的骸骨將永伴着寂寞

的黃土睡眠，而我却須時時刻刻呼號奔走於鄉村之間，作着有價值的工作，過着悲壯的生活，人世間的遭遇爲什麼這樣的有幸有不幸？倘使同是不幸，也則罷了，偏偏在我好時你死去，這不是最可傷的悲劇嗎？

平，人們最不願在生離死別後追憶過去的歡聚，而我却拚命回憶那些過去的情景，時時翻弄你遺留下的物件，對於那些永逝的影子，我不是不傷心，但我偏喜歡在傷心中找安慰，想吧！想想在學校時月夜的散步，高樓的漫談，紙片的飛傳，課堂的笑謔，尤其是來平以後，情感日深，交遊日密，想吧！酒樓的暢飲，城上的漫遊，北海的小坐，劇院的聽歌，深夜的細語，長巷的閑溜，燈下的評詩，旅邸的夜話，……及至今春，我自內地倦遊歸來，還和你們對坐用餐，撫床調笑，曾幾何時，都成泡影？平，這些逝去的歡愉的影子，你還能一一想像嗎？

平，你的死，固然是由於環境的折磨，其實你不是絕對沒有勇氣，也不是沒有吃苦耐勞的決心，你們在昏夜中千里潛逃，奔波各地，你三番五次的出入於質庫之門，也曾雜在一二千人中投考月薪二十元的小差事，都表示你並不是不接近人生和社會，但因過去積弱太深，加以病體日重，到頭來你想奮發無力奮發，終於被社會和病魔給吞噬了，在天津讀書時，你雖然是一個強作憂愁的孩子，你仍然有活潑的心，而你的語言，行動，服裝，都會被師友們像看喜劇一般的施以調笑，但你自離津以後，尤其是最近幾年，你經過無數的憂愁，失意的痛苦生活，飽嚐了窮愁顛沛的滋味，差不多已經使你認識了人生的真諦，倘使你不死，我不相信你會變成一個實事求是的青年，可惜你終於被病魔先征服，而你們自己

的企圖，友朋的希望，都成了渺茫的泡影了。

對於我，你無話不談，你把個人的秘密，親友的秘密，都像告訴自己一般的告訴我，而我呢！我是沒有秘密的，但我對於你也無話不說，你還記得酒樓的一夕之談，增加了我們中間多少友愛！你的真摯，我的豪爽，使我們的感情造成多年的聯繫，你的舊友們對你漸疎，而我始終和你接近，在友朋中，你默認我是和你最相得的，而我呢！我不像你那樣孤單，我有很多推心置腹的朋友，但仍然對於你的言語和行動最接近，誰料你竟先死了呢！我時常對朋友們說：『最好讓我死在你們之先，免得感情上過於悲痛。』我還沒有死過一個朋友，而你竟首先在我的內心刺一道傷痕，你死了也就罷了，而我却還要活下去，縱使我的心是急進的，我的生活是忙迫的，而雨夕風晨花前月下，你將賜予我多少哀痛！

平，你一直走着詩人的途徑，但你始終未成為著名的詩人，倘使你多活幾年，也許多有一些成就，詩人是咒罵現社會的，你的詩還不能表現到此種程度，但你那無言的隱痛是較詩還要更深一層的，封建的家庭壓迫你，炎涼的社會人情使親友們不協助你，生活的鞭策使密友們離散了你（文現在也病在醫院了，倘使你活着，你一定又要關心他，）在你不死的時候，我有長時期的機會見你，在你瀕危的時候，我却爲了工作奔波在鄉間，黑暗的社會使你含恨抱病，不澈底的醫學使你一瞑不起，人們拿許多時間和金錢去荒淫嬉戲或互相屠殺，不知道用來研究醫學或改造社會，這一切的一切，使你抱恨終天，平，倘使你聽我的話，你不要怨恨任何某一個人，你只咒咒這黑暗的社會就是了，但你何嘗不知道？而今知道也無力翻造牠，這不是永恆的悲痛嗎？而你死了也就罷了，爲什麼還留下一個滿腹

不平的小平，和一個永夜愁思的思永？

但你不要爲此難過，社會的黑暗是人人共知的，對於現社會的咀咒是人人均有的，許多人正從事翻造這黑暗社會的工作，將來必有給你以及一切受折磨而死者出氣的一天，而我呢！只要我不死，有一天我總要幹一天，我向來主張在危難期中一天要作兩天的工作，一人要作兩人的工作，你的死對於友朋的情感固然是一種損失，對於社會的改造雖未盡力，也許算不得太大的損失，我將同時肩担起你應盡的工作，爲改造這黑暗的社會而作進一步的努力！

平，一個月前的今夜，正是我驟聽你的噩耗而焦急悲憤整夜不眠的時候，而一個月後的今夜，我在百忙中抽出時間給你寫這篇追悼的文字，這不像一篇文章，我也不是且不願給別人看的，正像我不願把寫給你的信給別人看一樣，倘使迷信是不錯的話，我將在你的紀念冊印出之後，到你的靈前給你燒掉兩冊，讓你在泉下捧着這密友的最後一封信去細讀吧？

平，我不能在這一封信裏寫出我全部要說的話，我也不願在這封信裏說出我全部要說的話，其餘的留在心裏吧！留在夢中吧！留在永恆的記憶裏吧！平，此刻我已經停止哭泣了。祝你也在天國
好

鵬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深夜

追悼胡丕京學生詩

陳哲甫自首都

傷哉胡丕京 詞學功專精

秋心誇俊逸 滙文擅才名

自古富情者 抑鬱發幽情

漏洩宇宙秘 發揚品物菁

天意妒美材 天折留賢聲

桃李遭風劫 芝蘭摧玉榮

忍爲撒手去 那管痛心傾

追悼招英魂 涕泗老淚橫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四日

弔丕京賢弟 范紹韓

自號秋心，無時不愁，

弔丕平兄

崔致崇

浩浩昊天 逢彼之怒 降我災難 斷我手足

方其如斯 尤覺不足 禍我親朋 奪我摯友

我兄明哲 何罪之有 因我不肖 反遭天怒

回首前塵 相袞津埠 切磋一堂 朝朝暮暮

兄有微恙 終日斷守 兄有欣慰 我亦與有

自兄南旋 形迹漸殊 去歲兄歸 方冀久處

其雨其雨 槁槁日出 兄方負疾 我亦病篤

日兮月兮 照臨下土 兄有何辜 至遭不宥

彼蒼者天 其喪予乎 哀我故人 永賦別離

如醉如癡 悲歌當哭 謹撰數言 獻兄靈右

弟致崇哭輓 六月十八日

弔丕京兄

王晉瑞

問道入琴杵，天涯歎不休，同窗纔二載，一別竟千秋！
壯歲緣何死？詩歌儘可留，愁將知己淚，遙向鯉庭流？

以詩以詞，
把不釋手，

析疑同討，
不聞師友，

數集小冊，
以遍交遊，

嗟哉已矣，
意難有壽，

悲吾津匯，
又喪一秀。

范紹韓題

弔丕京仁弟 白仲瑜

理非所長，
文稱獨絕，

共研三年，
禮無一缺，

長辭不返，
令我呼嗟。

丕京仁弟千古

白仲瑜題

丕京
兄千古

悼亡友丕京（一）

崔致貞

天上更逍遙，長逝何必泣，故國尚飄零，塞外風雲急，
此去祈蒼天，爲生者流涕！但願君魂來，夢裏話今昔。

悼亡友丕京（二）

崔致貞

（其一） 逍遙魂魄隨雲渺，舊調重來天上歌；

且欲見君偏夢少，故人傷我奈何多！

（其二） 數載津門笑裏度，閒邀月色話平生，

早知君我從今別，何必相逢結此情！

（其三） 淚催殘漏滴聲哀，一去人間不復迴！

寒月樓頭依舊照，獨隨愁影兩徘徊。

悼丕京詩

劉成漢

——與秋心學弟，不通音問，恍計年餘，蓋爲彼此春秋正富，恰保埋首建築事業時期，雖偶爾音聞阻隔，亦未爲異，殊不知噩耗傳來，哲人其萎，此豈才子命短，好人不壽者歟？舊日同學集刊誌哀，故亦草險數律，藉伸私念，無暇顧及工拙也——

(其一) 當年共讀迴不同 多輩傾心拜下風 氣概雲天翔野鶴 詞章泥雪認歸鴻

花飛上苑春光老 淚滴湘江秋水紅 報道一聲君去也 幾番搔首問天空

(其二) 高山流水四知金 不辨情深海浪深 倚馬填詞推雅士 焚琴揮淚想同音

騰蛟起鳳無雙手 紫電青霜負個心 遙語呼君君莫應 癡看雲漢淚沾襟

(其三) 東風不與胡郎便 名士從來厄運多 不信天心一醉夢 那堪生死兩蹉跎

匡時自我投文墨 殺寇無人作戰歌 每想替君不能替 桃花潭水更如何

(其四) 山色湖光萬緒紛 衡陽雁斷感離羣 一身飄泊君憐我 天壽才華我弔君

徒惜顏淵不遷二 可憐王子剩詩文 白門欲續招魂賦 驀見江東日暮雲

關於不平寫作的零星

思 永

不平所遺稿件甚零亂，若沒有一個長時間，很難完全整理出來，且我們年來生活太流

動，雖然每次遷動，他的稿子總是携帶着，可是他隨時皆有新的寫作，難免有遺落的。

他的性情，自幼即酷喜文學，八九歲時就自動的學寫舊詩，以後在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時，他在天津的大公，益世，大中時，導報，商報等各報投稿很多，在二十一年的春天遷出版過一本秋心集，卽近年來在惡劣的環境和病的痛苦中，仍不斷的寫作，在去年的此時，他正着筆寫一篇擬有十萬字的諷刺性小說「九十二島」，他曾說要我常常鼓勵他，可以早些脫稿，但在環境和病的支配下，只寫了幾千字，終于使他輟筆了！此後他就常寫些小詩，和隨筆，散文等來作消遣，他的日記却時常間斷，內容也寫得甚簡短，平淡。

本來，丕平既稱不起文學家，也算不得作家，他寫的東西，是更不會引起讀者們的注意和歡迎，此後他是永久不能再有新的東西寫出來了！在他遺稿中的亂紙堆裏，却還可以找到些他一生的痕跡，也許不久的將來，他所有的全部作品就有和讀者們晤面的機會，雖然除了送送自己的親友們之外，未必有人肯買這無名作者的出品，可是他一生的心血都藏在那字裏行間了，若把那些東西當作生爐子的燃料，也未免有些可惜哩！

遺作

日記

十一月二十日

這兩天心里又很不高興，我總愛和自己營拗，結果還是自己吃虧。

以這些年來我生活的痕跡來看，我確是個沒有志氣的人，好容易立起來又倒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

起極晚，這樣活着實在乏味，怎樣能使自己變成一個有用的人呢？

十一月二十四日

讀我們的草原第一集，這是我與思永合寫的，當時我們想每天寫一點東西放在裏面，誰想到環境上種種的阻礙，使我們的草

原荒蕪得久了。

十二月十五日

二十天不寫日記了，並不因為忙，也不因為病態加重，都不是，怎樣原諒自己啊？雖說病魔還未完全離開我，但每天起坐的時間也並不短，何致連日記都沒空寫？我應如何埋怨自己的憊懶呢？

思永小平來津有十多天了，她們來了我很高興，尤其是小平這孩子，能予我很大的安慰，可是他的活潑也常鬧得我倦乏，所以我不許她們常下樓來。

我常覺得小平比別人的孩子更聰明，更可愛，其實誰都以爲自己的孩子可愛的，否則誰那麼愛護「家」呢？

前些天，夜裏寫了一首「我思李太白」的詩，自己很歡喜，這也類乎我愛我們的小平，詩如下：

「我思李太白，徹夜不成眠，

大白若生我後一千年，亦將思我明月前，世人皆言太白是謫仙，太白問之欣欣然，嬉笑世人都自慚，不敢以俗人視李青蓮，太白太白爾何在？我欲偕君浮碧海，爾能斗酒詩百篇，我能不飲亦成詩千言，爾詩固可傳千古，我詩未必埋黃土，明燈照我讀君詩，恨不與君生同時，我若與君同時生，誰道李白壓倒胡不平？」

這里當然有些誇大狂，然而比起徐積的：「噫嘻歎奇哉，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年，至于開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物爲形容？何物爲心胸？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喉嚨？開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起遊龍，開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燄萬丈凌虛空……」等一類胡亂的恭維似較強也。

一月十九日

同思永剪舊報紙。

我們結婚以後，總是很忙，到了上海才有安閑的日子，我們却並不歡喜一切的娛樂，只是看看書，寫點稿子，從那時起，我們就將每天報紙上有意味的文字剪了下來貼在本子上，這個小工作雖很簡單，但經多日不作，便能積下一大堆舊報，每次剪選，也可以消磨半天光陰，直到現在，我們所貼的報紙將近十大本了，別人常覺得我們這種舉動可笑，而在我們，却有無窮的趣味，因爲有許多很好的文章，埋在報紙的副刊裏，即使有人愛好，也不過細看一遍就隨手丟，而我們這樣作，却能保存這小文章直到我們無法保存的時候，——這句子够多囉嗦？——無聊時隨意翻閱，其樂有甚于畫眉者。

小平近來更覺活潑了，這裏的人們都歡喜他，芝永妹甚至說：「你們的小平太好了，她若是走了，我得死去！」玉賢表妹有一天同思永的舅母去探親，本來可以多住兩天

的，而玉賢當晚就想起小平來了，一定鬧着要回來，小平這孩子雖不滿一歲，却很懂事，她吃的東西常常讓人，小手舉着一塊餅干或是橘子，遞給我們任何一個吃，如果我們說：「小平，你自己吃！」她才自己吃一口，我們若將東西接過來，她雖有些不捨，却靜靜地看着我們吃。

一月二十七日，

數日來生活極無秩序，夜不得眠，白晝昏昏欲睡，而爲人聲所苦，病人最容易得罪人，因其覺各種聲音皆可厭也。

幼時曾依袁天罡稱骨法算得拙骨僅四兩二錢，其歌曰：「得寬懷處且寬懷，何用雙眉皺不開？若使中年命運好，而前二句與我來。」且不說將來命運好歹，而前二句與我十分相符，可見迷信亦有碰得很巧，新青年見了這些話，未免大罵我腐敗了，昨夜偶想到此歌，草成一絕，味同嚼蠟，曰：「千古

功名土一堆，秦王宮殿早成灰，英雄到底值多少，何用雙眉慘不開？」

一月二十八日

夜中又寫小詩二首，其一：「誰能爲我解愁思，病裏微吟得句遲，檢點囊中多破紙，今年才有幾篇詩？」其二：「誰爲友輩最知己，惟有崔劉意氣同，久病不知明日事，今生能否再相逢？」崔指鵬歐，劉指明堪，其三記夢：「山花照眼分外紅，倒坐黃牛小牧童，不是村娃頻笑語，已疑身在畫圖中。」三詩俱太平淡，當無人愛看也。

我常想到：假如我是個窮人的孩子，是不是也如此多病呢？我想一定不會的，誰聽說窮人有過很重的胃病，吃了不相宜不易消化的東西會嘔吐呢？誰見過窮人常常整夜失眠呢？我雖不富，但一切享受都相當的貴族化——如請有名的醫生，吃費得出奇的藥品

一月二十九日

久未與鵬去信，他一定又要埋怨我，但我有許多應覆的信都懶得寫，那是他想不到的。

二月

鵬果然來了。

見了他，我真慚愧，他的身體比從前更強健，精神飽滿得像隻振翅的雄鷄，這自然是因為他有相當滿意的工作，雖是那工作也相當的勞苦。而我呢？在他的面前，我是如何的瘦弱渺小啊？

我們談了半天，由他調查農村的工作起直談到我的將來，有誰知道我將來是過那一種生活呢？

現在，半死半活的病着，病若總不見好，則不如死了痛快，只是太對不住思永，思永爲我用了不少苦心，而只度着強爲歡笑的日子，我一死，他的傷心是必然的，我生存在着，却給她留着一些希望，雖則在精神上

未必給她太多的安慰。

三月五日

連日忙于移平瑣事，病中極懶，全仗思永整理一切，而她又得照料小平，所如直到昨夜，才勉強收拾就緒。

昨晚臨睡時我說：「明天可別下雪，下雪就走不成了。」想不到半夜果然下起雨來，天明時變了雪，思永問我：「今天走不走呢？」我說：「還是走好，好在雪下得不太大。」

行李已送到車站上去了，岳父却想叫我們遲一天再走，怕我受了風寒，我們到底今天走了。

抵平已將二時，老崔來接，云岳母已在新居等候，華嘉寺定下之房已退，現租妥大乘寺十號。

新居灰房大小九間，月租十二元，係一獨院，尙不太吵。

九日夜補記

三月二十二日

連日服潘先生藥，已漸見轉機，飲食亦加，王先生每日來診並上藥，癩癰亦漸消，破處生新肉矣。

因需靜養，日記輟寫十餘日，今後擬每日寫。

十餘日內，李鳳山老伯曾來探視，熊少豪老伯亦因余父之託來視余疾，並云余父欲余住德國醫院，余未允，因余已不信西醫矣。

二十三日

夜中聞雨聲，又難入夢，非有所思也。

醒來才知道是下了一夜大雪，上午雪更大，瓦上積雪五寸許，老高說：「若不是隨下隨化，地上能有一尺多厚了。」病中得此大雪，甚高興。

久不見諸故友，擬寫信問父母，問鵬歐與明堪近址，只是父母亦久未通信，亦不知尚住北大四齋否？頗思一晤。

二十四日

李鳳山老伯又來，亦云住醫院不妥，伊將與熊先生晤面，同函余父，以釋余不肯住醫院之意，惟余早有信稟知吾父矣。

現在我的日記味同嚼蠟，是否如此記下去，還是再變一種記法呢？

潘王二先生都不許我談話看書，但實在作不到，不談話尚可忍，不談話亦不看書則實不可忍，無可奈何，只得少看，否則心事如亂麻，將如何度此病中歲月也。

四月二十五日

數日來喉痛，咽水都難，王先生以爲仍是內熱，加服湯藥及其特製之喉症靈妙散之丸藥，服三日矣，疼亦日減。

鵬歐上午十時即來，見余尚臥，形容憔悴，慰曰：「怎麼還不快把病養好？這樣有什麼味兒？好了咱們常常在一起。」他昨晚才由外縣回平，今早便來看我，確是熱心。

因鵬來，少息便起床，在前數日非過了十二時起不來也，不是太懶，實因起來也坐不住，暢談近三小時，鵬才走，午飯時他甚愛我們的粉蒸菠菜，及酥魚，蒸菠菜余所最愛，北方不多見此種吃法，不意鵬也愛吃。

×日

這幾天我真不想活下去了，坐不起來，躺着又受罪，略一動作，便喘息咳嗽，也許是肺病漸深了吧？雖然幾個大夫都說只是肺

弱而不是肺癆。

病狀如此複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加以心緒非常紊亂，醒時千憂萬慮，睡了也難安穩，……

以上幾篇日記，是在他日記本裏摘下來的，他在日記裏也和同人談話一樣，快樂些的事他還肯記下來，內心的痛苦，却只留給自己知道，後面兩日的是夜間在床上記的，直到他病危的前兩天我才翻着。 思永

隨筆·雜抄

梟

胸中像有成千累萬的牢騷積貯着，吐出來誰也不願意聽，於是想到小時在一本雜誌上所見得的幾句話，也怪，這幾句話竟比四書左傳記得還要熟些，是：「拙哉梟也……聲調既不爲世俗所喜，曷不變其音以媚時？」

梟，大約是貓頭鷹一類的猛禽。我不會聽見過它的聲調，想來是不會好聽的。

在這個大時代里，這個狂風暴雨的大時代里，倘若我們是梟鳥，就奏出梟鳥本來的歌曲

吧！不然，即使改變了聲調，像鶯鶯燕燕一般的歌唱，依然不是世俗所喜的。

談作序

我向來不會請人爲我的詩文寫序，知道自己的東西太幼稚，也不敢那樣作，雖說請一兩位現代的高士名人——注意：非高道明僧也——寫篇章皇冠冕的序言，再請他們在報紙和雜誌上寫一點介紹和批評。相許自己也會一鳴驚人，也會一躍入作家之列。

近來出版界有一種「文壇登龍術」的書籍，聽說銷路很好，我却不會見過。但隔皮猜子——註——想來，其中一定有請名流作序……之類的方法。

若是虛榮心奇重，正不妨請幾十或更多的名流，每人寫一篇序或跋，至於貨色的好壞可以完全不計，我想也是有利無弊的。有一冊畫集會這樣試驗過，序言的篇幅佔了百數十頁之多，真稱得起洋洋大觀，所以我敢如此大膽地建議也！

註：「隔皮猜子」，隔着瓜皮猜猜有多少瓜子之謂。

刻苦

我時常埋怨自己爲什麼不刻苦自勵而奮勉讀書？求學時代的青年，不是應當努力讀書的嗎？但埋怨自己以後，不久便因着一些小的刺戟或引誘而拋掉了刻苦這幾個字。

許多人們說：貧寒的子弟才容易自己上進，這話是不錯的。古今來的大學問家，大政治家……出身很少是錦衣玉食的公子哥兒吧？我的家境雖不清貧如洗，却也並非豪貴；

我的天資雖不聰穎過人，却也並不蠢如牛豕，何以不肯刻苦勤學呢？

說刻苦並不是爲了個人的衣食地位，而完全是爲了社會國家。確是堂皇冠冕，不過這樣說到有些昧心吧？也許有不少大人先生們，過去的刻苦完全爲了社會國家，但誰能餓着肚子去幫助自己的國家社會呢？

所以我會這樣想：「刻苦中的企望，至少有一部分是爲了自己。」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不肯刻苦自勵，也證明了我是一個不大自私的人。

這種不大自私的人，又有什麼用呢？

平凡的人

倘若我也是一個畫家，我不畫那蔚藍的天，皎潔的月，含笑的花，含媚的眼睛，……我祇希望能將人間的罪惡，盡量地暴露在這張上。

倘若我也是一個詩人或文學家，我不去寫那春天的花，秋夜的月，兩性間的愛，……我祇希望能將人間的罪惡盡量的暴露在詩文里。

倘若我也是一個英雄，我不高唱着什麼「力拔山兮，氣蓋世。」我不想發一回怒而「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我祇希望能將人間的罪惡盡量的毀滅。

然而，我畢竟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懦怯，愚笨，而又自私的庸人。那麼，我祇有一面默禱着和平，一面眼睜睜地瞧着人們互相殘害，廝殺！

「南北東西隨筆」小序

文章是自己的好，在破紙堆里存個十年八年是好的，朋友看了哈哈一笑也是好的，被遺棄或撕毀在編輯先生的字篋中也是好的。

年來南北東西，流浪不已，偶翻舊篋，得舊稿紙甚多。存之無益，棄之可惜，於是想到以前曾給語林寫過一些無聊的東西，便擇錄數則隨筆寄去，即使被雲心先生擦了筆頭也是好的，自己的文章啊！

結婚與謊

朋友們結婚，我曾接到過不少次請帖，雖然魯迅先生曾說過紅帖子是「含有陰險的暗示」我却不會那樣想過。但時常爲了不愛熱鬧而不參與他們的婚禮，等他們嗔怪我的時候，我不得不說謊了，我說那一天原來極想去的。誰知臨時生了一些病，或是有了其他重要的事，以致無緣得睹盛會。當然，他們不會因爲我沒有在場而重結一次婚的，所可惜的沒有一次把謊話編圓了！

我的朋友張長弓比我年歲大一些，他告訴我說：「人那能不說謊？說老實話往往使聽者不相信，或不高興，人們都是不愛聽老實話的。」

苦悶與中國必亡論

有許多人在那里喊着「苦悶呵！寂寞呵！悲哀呵！……」

更有許多人以為中國亡定了，活一天樂一天，好在當亡國奴的人們多着哩！

前者對於國家的淪落雖有着一些憤慨，但這憤慨祇是片刻的興奮，興奮之後，便又：「苦悶呵！悲哀呵！……」的喊起來了。

後者不但自己本身不會前進，反而恥笑那極少數有熱血的人們，他們的論調是：「國家已經不成國家了，還想作救國的夢？」

創作力

前兩年，我以為我的創作力並不薄弱，因為我每天能寫出不少詩歌和短文，雖然自己也不滿意那些東西。

漸漸我便發見以前的自信是錯誤的，近來更知道生活上若沒有充足的經驗是寫不出什麼有意義的文字的。不會踏入實地的革命工作的人，再也寫不出偉大的革命故事；不熟于金融界情形的人，再也寫不出經濟崩潰的故事。惟有生活充實的作家，才能有深刻的文字上的表現。

「我們的草原」序

入春以來，精神上總是懶懶地，讀不下去書，寫不下去東西，連每天應寫的日記也中輟了。今天我忽然想到同思永合寫一個集子，來勉勵我們寫作的興趣。她聽了很高興，便決定今天開始這個不繁雜而有意義的工作——也許有人以為這是無味的事，但在我們自己，正覺得比一切娛樂消遣來得有意義。

於是我們想到定名，我寫了「青春線上」她寫了「晨曦」「繁星」「綺夢」和「杏花時節」，我又寫了「我們的園地」和「我們的草原」。

終于，我們選定了「我們的草原」

說這個尚未開始寫一個字的集子是「我們的草原」是怪恰當的。它正像一片荒蕪的草原，不曾經過人們的開拓，種植，和耕耘，我們現在每天用一點時間來培植它未來的繁榮，也許經過我們長期的努力，會使它這片草原成功一片美麗的林，有着色味不同的花果，有着參差不齊的樹木，有着潺潺的流泉和婉轉的鳥聲……

我們沒有再大的奢望，容我們盡力的開拓這片草原吧！

煩悶

不記得是誰說過的了，說他寫信給朋友們報告近況的時候，總是這樣的說：「我近來只是煩悶，煩悶得恰似給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

這些年來，我敢說煩悶一天也不會離開過我，即使那一天有了一件最愉快的事情——例如在無意中買到一本好書，無意中遇見一位多年闊別的朋友。或是多日煩熱的時候得到一場大雨，而事過不久又來到新的煩悶和憂愁。

生在廿世紀的中國，環境能允許你愉快地度你的光陰嗎？

然而我是不大愛說自己的煩悶的。

我願青年人都有那樣的勇氣，除去一切的煩悶。雖則有許多煩悶並不是由于青年人自己造成的。

偶像

至少，我覺得是這樣，有許多青年人的談話里，愛將現代和過去的名人搬出來。你聽，一會是亞里士多德，蘇格蘭底。一會是莎士比亞，斯賓塞，一會是但丁，佩脫拉克，一會是希忒拉，墨索里尼，一會是杜威，孟祿，克魯泡特金，……你若是個門外漢，聽了他們的談話，也許會驚訝他們的鴻博，但你先不必吃驚。當你遇見這樣鴻博的青年，你不妨隨意問他幾句，如「佩脫拉克是那國人？斯賓塞是那一個世紀里的人？杜威孟祿這兩個人有什麼著作？克魯泡特金是什麼時候死的？他的互助論何以被大家奉為和平的經典？……」。

我相信他們不容易應答如流的告訴你，這里我要添一句，題目雖是我自己出的，我也難得答滿分的，所以我算不得鴻博。

其實，這種情形也不能完全怨青年人，青年人所崇拜的祇是偶像，而這塑偶像的工人却是一般學者和文人，他們就不會將這偶像細細的分析一下而傳授給青年人了。青年人是吞圖嚼棗般地嚥下去，這棗兒的滋味和有核沒核，青年人是不知道的。

等青年人也成了學者和文人，一羣新的青年，又受了這偶像的遺毒，也滿口莎士比亞克魯泡特金了。

鄉下人崇拜關羽和岳飛，他們會把三國演義和精忠傳里的故事一段一段的講給你聽。我們却盲人瞎馬的崇拜着偶像。羞也不羞？

我不反對偶像，但當你們未崇拜某個偶像時，至少先研究這偶像的時代，生平，思想，和其他。再看現在的時代是否需要這偶像一類的人。

如果這偶像果然值得我們崇拜。那末，便時時刻刻回想這偶像當年的刻苦，努力，而勉勵着自己走向光明的路途。

晚上

每個晚上，雖不像曾子三省吾身似的，也自己略想想一天的光陰是否空過了，想到自己在一天中曾爲人出過力，或讀寫了些文章，便覺得這一天沒有空過，夜間的夢也安穩得多了。若想到這一天什麼也沒作，便感到十分懊惱。夜里呼吸也覺得窒息，再也不能入夢，計劃着怎樣抓住了明天，別讓明天悄悄地從我身邊溜去。

正如一個普通的平凡人似的，我沒有過大的奢望。

醉趣

周作人先生說過，他有兩個族叔，最愛飲酒，某個冬夜他們醉後歸來，走過一座石橋，哥哥一抬腳，棉鞋掉了，兄弟給他拾了穿上。說：「哥哥：棉鞋有了。」哥哥用腳一踢，却又沒有，便說：「兄弟：棉鞋汪的一聲，又不見了！」原來兄弟所拾的是一隻小黑狗。——大意如此。

周先生的意思，是贊美他那兩位族叔醉後的樂趣。又勸我們「不妨也用十二文錢，買一提黃湯，灌醉了以入此樂土。」先不問十二文錢能否買到一提黃湯，即使能買得到，而不幸酩酊大醉之後，一失足而滾到石橋下的河中，豈不更有樂趣了？

映樹

現代三卷十期，有歐外歐先生所作的映樹一詩：

「明空下，幼年之映樹之葉，

八月之晨風輕漾，

一聯隊，一聯隊的輕夢呢？

夢的聯隊，一明一滅，

軟風中，明空下，

映樹的心，映樹的身，

飄然的游泳，

輕鬆鬆的

映樹的心的感覺。」

聰明的讀者們，你們看得懂這樣絕妙的詩嗎？倘若有那麼一天，我能認識這位歐先生，我一定誠意地求他指教。

沒有寫出來的

思永說我：「你的日記里並沒有心里的話，心里要說的話。」我想不承認，但證據就在日記里，當真我沒有寫出心裏的話。

我不敢寫出我內心的悲哀，我不敢寫我在深深痛恨着某幾個人，因為他們予我以精神上無限的痛苦，我懦弱到了極點，深恐得罪各個角落的任何一個人。一隻獼狗向我狂吠，我也不去踢它一脚。然而有些人們却得意了：「瞧啊！這小子多麼好欺負？連狗也怕。」於是馬蜂用了毒螫，蛇用了舌尖，鼠用了牙齒，蝙蝠用了糞尿！……就這樣來收拾你吧！這些我是不願意寫出來的，連想象的勇氣也沒有，反抗更等于虛妄。這一點我相信中國人忍受的工夫，我痛心自己的懦弱，同時也為一大部份同胞的懦弱担慮，有幾個人還記得清我們過去各種耻辱，各種仇敵呢？連今日所受的種種創疼還未必有多少人注意哩。

詩抄

夜遊者

一顆顆的星

像禁不得寒冷

一盞盞的燈

照不破這黑暗的街景

除了他

誰還在這街上走個不停

他，一面敲着更

一面走個不停

心里想

敲破你們的夢境

少憧憬着未來的光明

真的 夢里的黃金

值多少錢一斤

他也作過美麗的夢

如今 一面敲着更

一面走個不停

像夜遊神似的

從黑夜走到天明

贈初相識之友

雖說談話時含着微笑

憂鬱却隱伏在你心里

但看你眼角上的光芒

也含着神秘般的憂鬱

雖說我們原來不相識

却希望認得憂鬱的你

我願尋得許多個愁人

互相吐出心腹的言語

說出來吧

大地上有的是光明

願驅除我們那些愁魔

一同携着手向前猛進

夢

說夢是聰明人作的

他們常沈醉在夢里

夢想着未來的光明

一切都那麼美麗

有人常夢想着黃金

有人常夢想着和平

腳踏實地誰也不肯

一個個都那麼聰明

它不管天災和人禍

戰爭也難將它打破

祇有一些愚笨的人

還想睜開眼來活着

路

他們都迷了路

像一羣弱小的羔羊

離了他們的慈母

辨不出南北東西

也認不清那里是他們的歸宿

他們正迷茫地

在十字路口踟躕

心里像撞着

初生角的小鹿

互相低語着問：

「那一條路是好的呢？」

來 告訴你們

不用彷徨
不用踟躕
憑自己堅定的意志
莫畏懼什麼艱阻
人間若都平坦的路
那我們作什麼呢？

黎明

從蒼薇色的夢境里
跳進一個恐怖的夢
遇着噬人的惡魔在咆哮
又墜到無底洞般的古井
遠處的鐘聲
是一隻救生船了

窗外有着靜穆的天
星子都逃避了
看晨曦未出之前

那浮雲的變幻
能不感到人情的冷暖嗎
清道夫的帚聲
也快落在街心了

流浪人之夜

瀝青路的车輪間
是有着鬼嚎般的聲音
聽那千奇百巧的霓虹燈
也抹上鮮紅的人血了

飢餓的巨鞭
使懷鄉病遺落
在黃浦江頭了
星子能安慰他的落拓嗎
流浪人徘徊的足音

使高大的印捕懷疑了
今夜啊！雖遇着無數旅舍
在那里允許他棲身呢

街頭

當我走過這繁華的街頭
我不禁發出一些咀咒
不問他穿着綢衣或布衣
那一個又不是行屍走肉

雖說有許多人為着生活
在萬惡的環境里掙扎着
但他們除了知道飢和寒
可知道人生究竟爲什麼
我怕看那些裸體的豬羊
怕見它剖開肚腹的慘狀
我更怕見那一張張的臉

充滿着愁苦枯槁和焦黃
突然想起我和他們一樣
或者我還在年青的時光
但我的前途並沒有光亮
因爲我不相信新的希望

新年之前夜

孩子穿上新的衣裳
紅紅綠綠的在
大人眼前幌着
袋里塞滿了
幾種不同樣的糖果
聽爆竹連珠般的響
笑嘻嘻的問他妹妹
「媽說我明天九歲了
你是不是也長一歲」

異鄉淪落者從市場
帶回來一個紅紙燈籠

把燈籠在

十安培的電燈上

桌子變紅了 牆也變紅了

鏡子裏的臉也通紅了

提起胡琴來想唱

只唱出一句二簧

琴絃便斷了

呆望着牆上的日曆

時間流得這麼快嗎

兩手支住了臉

遙想故鄉的妻兒

半年不會給他們寄錢了

也許不至于凍餒吧

但今夜 他們若是

圍爐談笑的時候

會想起異鄉的父親嗎

寄臧克家

雖說你那靈敏的詩思

寫出有汗有淚的句子

那不過是小小的成功

值不得向人誇耀驕倨

在我們這個大時代里

萬萬個人肩負着痛苦

你該寫更有力量的詩

爲他們開闢新的生路

你說你的詩都是好的

不承認我摘出的病疵

但我還有更大的希冀

希望你能寫更偉大的詩

同時願你注意一件事

從來失敗藏在驕倨里

每朝

每朝都是這

紅雲先來看我

自作聰明的烏鴉

唱着山歌兒飛過

呵 這惱人的功課

雄雞在叫

「你的詩多不好」

竹帚懶倚着牆

落葉也沒有人掃

呵 總是無聊的詩料

輕怨

我知道你們不喜歡我
你們只歡喜我的哥哥

可不許我們有一點錯
他有了錯就不說什麼

我知道我是個女孩子
有好東西先讓哥哥吃
他不高興就打我罵我
你們還說是我的不是

我知道我是個女孩子
女孩子爲什麼就該死
你們總是用死來罵我
媽媽小時不是女孩兒

你們只歡喜我的哥哥
我知道你們不喜歡我
他有了錯就不說什麼
可不許我們有一點錯

(爲一個七歲女孩子作)

默想

當我想到

這些人都是未來的骷髏

會埋在曠野或是荒邱

我便不十分恨他們了

當我想到

這些人都爲着衣食奔走

將精神折磨得生了鏽

我便不十分恨他們了

當我想到

這些人都是忍着淚歡笑

各人有各人的憂愁煩惱

我便不十分恨他們了

旱

掘了千把土

烈日照得人發暈

是筋疲力盡了

還見不到一些

病

都說是窮人不會生病

誰想到真病倒了呢

十天見不到一個錢邊

鍋里更沒有一粒小米

妻只知道垂頭嘆氣

在牆角里偷拭着淚

想掙扎着坐起

頭却有千斤重似的

強笑着向妻說

有孩子也許會餓死

幸虧沒有孩子哩

假面具

堆着和藹的笑
笑里又含着詭譎
不知陷害了多少
天真純潔的男女
那就是你
這虛偽的假面具
明明知道你
是真實的仇敵
難道人生真是個謊
他們真離不開你
我只是個大孩子
但也常罩上你
這虛偽的假面具
將來呢

不知道能不能
有勇氣毀滅了你

人間

在那隻烏鴉眼里
人間並沒有什麼神密
你聽
這些污穢的街道
這些骯髒的人體
這些破舊的房子
人間也有富麗的高樓
那里的人們只知道享受
也不知是幸運造成
還是他們生來富有
汗
千萬個毛孔

流着千萬顆汗
浸透了衣衫
更睜不開眼

解塊破布
拭拭額上的汗珠
望望前面
路還有那麼遠

身邊馳過一騎快馬
便覺得有些艷羨
若像它多兩條腿
也許
也許跑得不這麼慢

幸福的今日

在太荒的時候
到處盡是蛇虺和荆棘吧

有兇猛的野獸驚禽
任意攫食人們的骨肉
那時的人類
若像今日的懦弱畏縮
不和牠們奮鬥
我們能有幸福的今日麼

前面若是一條寬闊的大河
我們無法涉過
難道痴望着對岸
或是葬身清波
不應當築橋或造船
把這條河流平安的渡過

說今日是幸福的
有許多人願意聽吧
而比起獠牙未啓的時候
我們不算是幸運者嗎

但在幸福的今日
人類中的蛇蝎荆棘依然有的
我們安分守己
便有永恆的幸福麼

選自我們的草原

不止你猜疑我

不止你猜疑我
我早知道
我意志弱薄
不是真金
那能不怕烈火

不止你猜疑我
我早知道
我自己的錯
更不用你說
我怎樣虛偽墮落

不止你猜疑我
我恨自己
比你更恨得多
唾棄 辱罵 捶楚
我都應忍受着

不止你猜疑我
過去的事
也不過一片焰火
已鑄成的錯
一萬句埋怨也是白說

不止你猜疑我
我早知道
我意志弱薄
不是真金
那能不怕烈火

選自我們的草原

冬日之江上

當你心中感到十分煩悶時

一枝筆 一張廢紙

一小片蔚藍的天

都是你愛好的伴侶吧

而如今個清晨或黃昏

你立在船梢或船尾

和驚險的風浪成了伴侶

雲縫里的晨曦

與嚴冬江上之落日

翩翩欲仙的鷗鳥

與飛行機般沉着的鷺鷹

應是你睡夢中不能忘却的吧

市塵的嘈攘雖是可惜

而在江心遠望着

翼然獨尊的黃鶴樓

不也有一些奇趣嗎

峭利的風刺着你的手臉

你也不大自在了吧

看遠處的扁舟和帆船

像時時有被大浪吞滅的危險

你該爲它們担慮吧

而當你離開江上時

忘去它們

你的煩悶便回來了

選自我們的草原

雜詩

十一

我知道些什麼呢

聽別人告訴我

「風怎樣吹

世界就怎樣轉」

十二

知道生命是短促的
一顆露水般的短促
爲什麼又拿它當兒戲呢
想來這也是一個謎

十三

人們只想
寬恕他們的仇人
却不會想到

仇人並不寬恕他們
鼠子寬恕貓兒是沒有用的

十四

那老頭兒在日光下
望着一羣孩子可愛的背影
迷惘的想

「我在童年時代里
也是這麼的活躍啊」

十五

夢里寫了一首好詩

醒來記不得一個字
何以見得那詩是好的呢

十六

這青青的草什麼名字
舖遍了江岸
像軟羅似的
遭盡了行人們的踐踏
依舊碧油油的

十七

孩子傷心的時候
從來不像你們
強忍着淚水不流

十八

生命像塊燒紅的鐵
在強烈的錘擊下
才迸出一些火花
若將它浸在冷水里
它還是一塊鐵哩

十九

莫詛咒孤獨的生活

你可曾那樣想過

「在歷史的行頁里

也有我知己的朋友哩」

二十

母親輕輕的啜泣

孩子却大聲痛哭了

到底是母子啊

二十一

筆尖偶而觸翻

一個小小的甲虫

它立刻蜷伏着伴死

是不是學會了人們的詭譎呢

二十二

在好靜的人們覺得

一切的聲音可憎

他們不曾想到也有人

厭憎着他們的聲音

選自我們的草原

假如我死了

假如我死了

朋友 你們說

你們會不會想念我

像想念一騎

未曾馳騁戰場的神駒

或像想念一株

被風霜侵凌死了的小樹

假如我死了

朋友 在死前

我會裝着笑臉

對你們說

人生怎樣美麗鮮妍

像臨水的荷葉

與帶露的紅牡丹
我也不說
人生怎樣崎嶇
沒有我們的生路

假如我死了

朋友 在死後

我不要石碑墳墓

不必火葬

更不必用水晶棺

沉在海底

最好拋棄在荒山里

任狼虎咀嚼

生龍已被人間的

狼虎嚼爛了精神

死後更不必顧忌他們

假如我死了

朋友 我不要
你們哀傷悲悼

可是我知道

你們也未必拍手狂笑

我願你們感到

像落了一片黃葉

那麼輕飄

像一星星燈火

忽然被風吹滅了

廿五年于漢口

選自我們的草原二集

也是詩

一

舖下一片白紙，想給你們寫幾句話，

呆坐了半天，一個字也沒寫，

其實你不必讀我寫的信，

但看這片紙，你便明白這空白的心情。

二

人們忘不了爭戰，

又在欣賞爆竹的聲音哩。

三

我的心是怎樣組成的呢？

我想，

它是二十磅鉛，

五斤亂絲，十兩髮屑，一團大。

四

在我的屋子裏，我也許是偉大的，

我能不走出我的屋子嗎？

五

那白貓也自殺了！

死前曾對它的同伴說：

「我沒有用，我死了。」

你們就這樣活下去嗎？」

廿六年一月于天津

童時雜詩

靜臥竹床上，倚枕碧窗前。

應惜無知己，惟有伴雲煙。

二

鄰兒拍手笑，口大可容拳。

大口不足辱，龍飛定上天。

三

祁山定六出，中道死軍中。

借問讀三國，誰真識臥龍。

閑步

欲遣遊子愁，徘徊芳徑里，

紫燕繞朱棲，垂楊拂碧水，

淚向水中揮，化作西風起。

寄人

西窗月小白玉錢，枕上潛吟意悄然，

今夜清風涼似水，願將魂夢繞君邊。

苦吟 其一

苦吟不覺抱愁眠，長有詩思豈羨仙，
夜半更聲驚客夢，慰人明月到窗前。

其二

不是愁人宜苦吟，苦吟更得幾知音，
舊時朋輩多離散，誰記當年意氣深。

偶成

莫問吟成幾卷詩，年來心緒總如絲，
人情冷暖不堪憶，悔向尊前怨別離。

秋夜懷鵬歐

年來心事總蹉跎，臥聽秋風池上過，
得意何須成巨富，文章一夜十篇多。

驅鼠詩

詩書殊落寞，黠鼠慰寂寥，

入夜便嬉戲，斷續若推敲，
或效駿馬馳，或碎洛陽紙，

明燈窗下看，終宵噪未已，

日來更橫行，不復畏人聲，

跳梁雖小醜，雷霆不爲驚，

我聞韓文公，驅鱸六十里。

爾無鱸魚頭，我愧文公筆，

與爾且爲約，明日盡遷徙，

鼠子不自量，禍及毋畏死！

黠鼠乃大笑，先生言豈真，

寧忍山河裂，視顏作詩人，

區區貓鼠事，何敢瀆清神。

贈甘雪明 其一

雪後寒梅色味清，飛鴉數點過孤城，
詩人最愛圓圓曲，讀到黃昏月半明。

其二

寒夜多閒長短更，清愁總使夢魂驚，

却疑月色作春雪，照眼清光分外明。

贈明堪 其一

從來離別說銷魂，誰見銷魂入別痕，
此夜江千愁又別，江波搖動月黃昏。

其二

故人同登黃鶴樓，長江風物總悠悠，
夕陽影里龜山小，共說新愁勝舊愁？

無題 其一

惆悵此心未有閑，年年憔悴復年年，
那堪夜夜瀟瀟雨，只許愁傷不許眠。

其二

十年壯志半作灰，吟嘯何曾展愁懷？
夢里浮生君須惜，人間何處是蓬萊？

別

愁說歸期未有期，碧天明月柳空垂，

詩人自古多愁思，不願人間有別離！

二十五年于漢口

偶成

人生幾見月當頭，漢水長江日夜流，
小住紅塵無限恨，問君何地可埋愁？

此心

此心已似蓮心苦，那有情懷展舊詞，
黯黯愁雲霏霏雨，不知春已到多時？

苦風苦雨

苦風苦雨甚淒清，一念山河百感生，
筆墨尋常兒女事，丈夫只應死長城。

近來

近來愁病總成魔，不許心潮靜無波，
爲念此身少長技，夜深尤感破山河。

春風

春風吹夢落天涯，細雨霏微燕子斜，
夢裏也知人枯槁，更憑淚眼看梨花。

怕讀

怕讀前人哭母詞，而今自寫斷腸詩，
傷心最是黃昏後，夢見寒窗促讀時。

悔

誰知李杜亦英雄，年來飄泊西復東，
文人餓死尋常事，悔不當初學苦工。

苦雨

春從何處來，更向那方去？
淚眼不尋春，任他日日雨！

二十五年三月于漢口

二十一歲生日自嘲

不是人間富貴身
天生詩骨傲芳塵
月前顧影還自笑
夢裏潛消念一春

無題

語未驚人志未灰
新詞敢比賀方回
珠圓玉潤復何益
應恥全無濟世才

蜜月紀事一

晚妝不許畫長眉
鏡裏鴛鴦竝立時
笑語今宵初見月
碧天如水繡簾垂

蜜月紀事二

偕鵬登城小步

天上人間兩團圓
敢將軟語訴君前
嬌羞不解溫柔事
低道今宵不慣憐

新婚（一）

紅燭鮮花小洞房
賓朋爭道好新娘
低垂簾幙人初靜
羞向郎前換晚妝

（二）

祇羨鴛鴦不羨仙
人人都道好姻緣
姻緣不是前身定
說與情痴莫問天

白雲散盡雨初晴
携手同登舊帝城
一路垂楊依斷壁
萬叢芳草不知名
眼前自是憂愁淨
醉後依然談吐清
夕陽亦戀平湖好
爲照龍鱗萬點明

朱門行

朱門蕭索向人開
枯枝敗葉滿庭堦
畫棟虹梁無顏色
鴛鴦瓦上生莓苔
槐陰少女吞聲泣
掩面歛眉倚欄立

姑年垂暮怒無時
半言不敢違姑意
昨宵蕩子不還家
青燈合伴淚生花
曉起慵挽鳴蟬髻
登堂先奉雨前茶
小姑又作長舌訴
故問阿兄宿何處
高堂不解爲婦難
詈人逼走娼家住
有人險獻紫藤條
賜鞭數十始相饒
血腫鱗傷殆遍體
高堂雷霆猶未已
簷前烏鵲笑相和
貧富姻緣齟齬多
不知隔溪白髮母
知兒此際意如何

無題

半日風兼雨
春花色更濃
小橋人獨立
無語夕陽紅

中秋前二夜有歌

臨窗高詠三百篇
讀盡黃昏竟自眠
欲憑幽夢會謫仙
乘風大笑白雲邊
燕山城廓大如錢
萬里滄海如青蓮
狂歌下撼崑崙巔
醒來還在小窗前
迴望銀河不在天
誰知八月十三夜

月似中秋一樣圓

失題

情長情短總悽悽
紫燕還思舊巢泥
帶雨翻風無限恨
呢喃聲裏憶遼西

無題

昔歲不知愁
強作多愁語
近年漸能識愁魔
始知惟有愁難禦
昔歲苦別離
中心常獨悲
回首前塵應自笑
別離何苦不開眉
癡促與君別

音塵久隔絕

豈不有離思

離思不堪說

相見各爲驚

猶有故人情

只道無逢日

談笑卜他生

今日溫言常在耳

不意前緣今如此

問君可念舊相知

報我龍蛇一片紙

書憤

臨池我欲羨飛鵬
萬里翱翔豈借風
不似綠襟鸚鵡鳥
聽人玩弄鎖金籠

寄人

東風早上綠楊枝
欲暖還寒四月時
應笑書中多珍重
良宵漸短莫眠遲

有感 (一)

獨步寒堦望月華
年來飄泊倍思家
清風不解鄉心切
漫向愁人逐落花

(二)

淡淡雲天淡淡風
春江水暖鳥聲融
男兒不是無雄志
願在驚濤駭浪中

民國二十五年春于漢口

弔朱湘

(一)最愛清新十四行
行行意味總悠長
聞道三山已可接
不知何處弔朱湘

x x x

(二)屈原憂國投汨羅
尋父躍江有曹娥
詩人底事傷心甚
也逐靈胥蹈碧波

哭母

一寸愁腸一寸哀
靈前空有淚成堆
臥冰哭竹都無益
日夜思親幾百回

失題

席上相逢皆舊遊
故人歡笑却牢愁
他年各展飛鴻志
應洗今朝國破羞

從軍行（不拘韻）

二月春寒風如哭
沙飛塵揚迷人目
蒙頭掩袖過前衢
忽聞鳴咽出茅屋
淒切猶同暮秋蟬
聲聲能礙愁人步
輕傍荆門叩柴扉
爲問傷心何所故
少年拭淚尙歎歎

却道阿爺從軍去
阿爺原是窮書生
三墳五典貯滿腹
憤極暴寇侮中華
棄筆投身士卒伍
飢咽粗粟渴飲潭
長夜擁槍不敢宿
海上相持一月餘
來書報捷不述苦
側聞我軍旋敗績
滬濱已爲敵軍據
阿父存亡杳不知
終日彷徨向誰訴
弟妹啼淚喚阿爺
慈母愁盈千萬斛
今晨又見軍報來
我軍死亡不知數
開耗長跪稟阿母

兒願前趨應戰募
雖持短挺禦寇賊
殺盡倭奴始回顧
阿母老淚乃雙垂
廿年育汝無限苦
兒今爲國欲捐生
母心何忍生離汝
我知母愛最憐兒
不忍嬌兒登霜露
何期此志已同磐石固
爲國甘捐七尺軀
誰能忍視好山河
瞬息已爲敵國土
我聞斯言淚歛歛
愧我未能雪奇辱
長揖壯士出柴門
爲君重歌易水曲

廿一年二月作

初夏

新愁恰似客初歸
綠柳成陰桑葉肥
堪羨庭前雙乳燕
羽毛未滿敢奮飛

二十一年中秋

(一) 夜夜聞更聲

今夜獨淒切
羣星避素女
奈何不見月
災患瀕年有
邇來益慘烈
誰道是中秋
多愁宜愁絕
(二) 書生非多淚
淚眼度中秋

鄉思常入夢
國患正當頭
性懶疏至友
詩狂助離憂
舊年長愁客
諳盡近年愁

歸程并序

辛未仲夏，余肄業於津門，忽奉慈親疾發之電，不勝憂懼，爰歸故里侍疾，此乃抵家後一日作也，辭意幼稚，且不諧音律，聊以紀實，非敢自詡爲長詩耳！

別親一年餘，思親一何深？
夢中淚透枕，醒來愁聞鶯。
忽奉千里諭，母恙着兒行。
得信大悲戚，泣下透衣襟！
急投歸里路，途出舊帝京。
晚霞映老樹，落日照孤城。

車馳如風電，永夜寐不成。
起窗觀月色，月色半陰晴！
展轉心同輪，拭目待天明。
向曉寒來侵，微覺布被輕。
未見升紅日，但睹出岫雲。
有道皆楊柳，無地不芳茵！
將午過邯鄲，細雨落紛紛。
雙燕啣泥去，池蛙四野鳴。
青青誰家冢，疑是帝王墳，
黃河中夜渡，潺潺流水聲！
愁懷千萬縷，衾枕徧啼痕。
紅燭如對泣，顧影自斷魂。
鷄催天欲曉，犬吠遠近村。
苔痕漲新綠，宿雨猶未晴！
牧兒凝望我，雙頰憨笑生。
車抵信陽州，不進且久停。
洵是前途中，橋已沒水平。
差人急往修，猶未得好音！

聞言祇垂首，無語又黃昏。
原擬此良夜，高堂叩雙親。
誰知綿綿雨，留我宿歸程，
松柏舞龍爪，碧草飛青燐。
憑窗眺望久，天色漸朗清。
朝雲多戀態，已無幾疏星。
抵家慈恙起，班衣慶芳辰。

(民國十九年夏作)

清平調 夢和太白元韻

其一

蛾眉愁鎖玉梨容，
楊柳青青色正濃。
却怪癡雲擁素月，
不教姮娥夢裏逢！

其二

看花不覺帶餘香，
未斷癡情已斷腸。

自是愁顏容易改，
羞對梅花西子妝！

其三

愁心還憶舊時歡，
幾回低首對影看。
無可奈何却自問，
爲誰雙淚洗闌干？

桃花行

沾西三月桃花天，
滿徑落英有誰憐？
借手長歌尋春去，
步登雙漿泛釣船。
傍岸青波翻紅雨，
絳雲正襯紅蓼舞。
漁笛三聲慢搖漿，
波心細魚清能數。
雙雙玉蝶逐芬芳，

採蜜蜂兒不知忙。
欲問螻蟻春好否？
倒拖花片上垂楊。
碧流映帶雲外液，
願花永開莫少謝。
開時遊人俱腐集，
待花落盡足跡絕。
低烟欲暮鳥先知。
漸是黃昏日落時。
忍踏殘紅別佳境，
花開花落且賦詩。

（民國十九年作）

一 閨怨 擬古

感君纏綿意，
愛君顏色美，
天不令相見，
相思何時已？

二
臨窗把綵筆，
不覺秋風寒，
淚透梨花箋，
寄與薄情看！

三
相聚終一別，
別後不相親，
相見伴不願，
疑是路中人！

四
穿徑柳葉動，
愁深步履遲，
舉首問明月，
重圓是何期？

五
秋風雖早至，
楊柳色尚濃，
憐我孤寂意，

絲映碧窗中！

六

恨立深深院，

西風冷透肌，

淚盡愁難盡，

腸斷復奚疑！

寄人

明月窺窗角

輕寒帶愁侵

院落西風急

庭階落葉深

故友多離散

何處問知音

孤燈照紫菊

長日相爲侶

憶我同窗人

彷彿聞笑語

尺素少往還

奈何此離緒

寄

不見華顏半歲餘

故人何惜一行書

漫道窮愁詩便好

千篇難買夜明珠

病中有感

富貴窮通各艱難

相逢何必訴悲歡

此生願作春陽暖

化盡人間積雪山

(二)

年來珂坎損心神

何幸多聆德教新

莫道塵思不易淨

清虛澹泊已屬君

詞選

憶秦娥

相思切

悄然重憶索衣夜

索衣夜

銀河清淺

嘶眉惜別

又是桂子飄香節

顧影孤伶人愁絕

人愁絕

中秋到也

同誰望月

調笑令

深夜，深夜

何處愁鴉啼月

羅幃夢入瀟湘

乍醒眉端恨長

長恨，長恨

不見天涯音信

如夢令

常記秋江日暮

桐葉蘆花無數

人遠碧天長

舟繫柳陰深處

飛絮，飛絮

難把閑愁飄去

憶江南

鶯語細

獨自倚重門

底事東風吹柳絮

不堪春水碧生紋
無事也消魂

十六字令

天

休放春光到客邊
難禁受

柳媚更花妍

浣溪沙

日暮愁鴉不住啼
樓前春水照斜暉
問君何事不開眉
昨夜海棠怯驟雨
今朝楊柳舞青衣
雙雙新燕啄春泥

相見歡

小樓一夜春寒

整青鬢

睡起含嚙無語倚欄干

心上事

花中誓

憶前歡

多少閑情檢點舊書看

十六字令

誰

無限閑愁入畫眉

東風好

莫向玉樓吹

相見歡

畫堂見得卿卿

眼波明

無語低頭微笑却含情

樓上去

難留住

綠衣輕

正是天涯咫尺鎖同心

相見歡

病中更怕離愁

上東樓

知是離人此去不能留

偏重問

添別恨

淚還流

莫忘歸期一定在初秋

菩薩蠻

春風不問流鶯語

東園盡日吹飛絮

已厭讀新詞

倚樓折柳枝

柳邊青杏小

牆瓦生春草

即此是天涯

何必多怨嗟

虞美人

人間沈夢何時醒

庭院西風緊

天涯能有幾知音

况是愁人一片鐵石心

詩思不似長江水

舊恨都難洗

雄心未應老東窗

願效南鴻北雁任翱翔

憶江南

多少恨

花落子規啼

昨夜東風吹斷柳

今朝細雨濕征衣

遊子正思歸

憶江南

春漸老

惆悵對東風

滿地殘紅天不管

鶯聲長在綠陰中

幽恨與誰同

十六字令

天

一片白雲繫晚烟

風前立

背手數荷錢

玉樓春

秋情

楊柳依依風細細，

夜色淒淒虫唧唧。

可憐庭院鎖秋寒，

莫人會起垂楊意！

纖腰爲誰增憔悴？

明月偏照人無寐。

柳影離却碧窗時，

可有心兒還相憶？

（民國廿年作）

清平樂

雲銷雨霽，

正晚涼天氣。

江上吹來秋風細，

拂得人兒無寐！

愁多不知月好，

只覺明月可惱。

欹枕萬般無聊，

心事正同秋草！

浣溪沙

渡河

楊柳蔭邊喚渡河，

人搖雙槳唱漁歌，

一葉扁舟泛涼波！

霞光掩映如新畫，

水影蕩漾似圓荷，

問君愁緒可添多？

浪淘沙

步李清照浪淘沙元韻

小樓起秋風，

星月無踪。

孤衾愁擁與誰同？

鏡裏照得人憔悴，

好夢成空！

幽怨鎖眉峯，

愁意正濃。

一江濤浪起伏中！

欲寄此情無一字，

辜負秋鴻！

散文

我們的月夜

月夜是常有的，而生活在都市圈里的人們，羈于身旁瑣事，很少有閒暇去領略月夜的神秘吧？

我們在北平的時候，雖不會爲了衣食終日奔走，但在未得到一個固定的職業之前，心緒是十分惡劣的，偶而伴作歡笑以驅遣愁魔，却只是限于一個很小的時間里，晝間忙着許多不可或免的雜事，到了晚間，又想讀寫一點東西，或是來了朋友，就辜負了天上的孤月。

然而也有時一同到院子里望月的，在淒冷的冬夜里，我們却望着天上許多不知名的星斗，和不一定走到那個位置的月，有時低聲咏着：「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小詞，有時却默默地不說一句話，等身上覺得有些涼了，便說聲：「進去吧。」再到爐畔取暖，（有時我們的爐子總弄不好，會氣得我們不用它。）讀書，寫作，或談話。

有個月夜，忽然想去訪鵬，我們在南河沿大街上走着，在不十分黑暗的街燈下，踏着忽前忽後忽高忽低的影子，思永講着她所知道的故事，我一面聽着她講，一面默想：倘若這條路永遠這般清靜，這明月的青光永遠這樣照着，我們也無休止的這樣走着，那將是如

何的幸福啊？

但環境能實現我那時的幻夢嗎？不能的。即使能够那樣，我們也許又十分不滿意了。月夜，有人以爲適于情話，跳舞及其他遊戲的，我却那樣想，我們應當靜靜地臥在明月所照到的林間或花下，休息那白晝里已疲憊了的肢體和精神。關於生活，國家，社會……等等煩難的問題。可以暫時擱置，和知己的朋友或家人，略談幾句閒話，飲兩杯苦茶，或含着一塊糖果，白晝所受的苦惱，憂煩……此時便完全蠲免了。

這樣的環境，在我們一時是決難得到的。有人將以爲我們是羨慕布爾喬亞之流的生活，那也由他，橫豎我們人類是互相傾軋慣了的。

選自我們的草原

廬山散記

一
寫好了題目，想到這篇散記完成的時候，給朋友見了誰不笑出意外呢！

這次上山來是爲了養病，所以不敢任性亂跑。而這里名勝的地方又離我下榻的旅社遠些，想去遊覽，非乘轎不可，一來不經濟，二來我也怕坐轎子了，若有人想在這篇散記里得見廬山面目，則等于杯中取月，一無所得了。

這散記，只是我此時在山上想起的話，與廬山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二

我自己犯着許多毛病，如晏起，不愛清潔，（也並不是不愛，只是太懶便不會清潔的）懶得讀有益的書，自己定的規律自己不遵守，允許別人的話常常忘了……等。

這許多毛病的總撒結，便是自己太疎縱了自己。

我們在書上常常可以見到「浪漫不羈」「不拘小節」一類的類似讚美的字句，其實這幾個字害了不少聰明人，爲了這幾個字才發生酗酒，嫖妓，……以至於貪污種種的罪惡。

聰明人決不應當疎縱了自己。

三

前天偶然到靈學會聽文牧師演講，這位牧師口才不大高明，但他有幾句話深深打入我的腦里，他說：「我們中國的現狀如此糟糕，只因我們沒有受良好的管教，我們不肯受良好的管教，想救中國我們必須自己管教自己，親友間也互相管教才行。」

當時他的語氣沒有我筆下寫的柔和，我聽了心里大不高興，散會之後，我在日光下慢慢的走着，仔細一想，他這幾句話並不錯。

我國古時便以讀書作官爲榮的，直到現在，不知有多少學生的父母還在盼着兒子作官，作官本也可以治國救民。無奈許多父母的志願是希望兒子作了官，爭光耀祖之外，還要發財，這財不在小百姓身上去弄又如何辦？

假如父母兩和衷不希望兒子發財，便不必用榮華富貴等事來向兒子炫耀，希望兒子作一個正人君子，便不能貪愛金銀財寶，一個人從小便看慣父母利慾薰心，他那能不貪財？

再如好嫖好賭的父兄，即使對子弟嚴加管束，而子弟也還是場子好嫖好賭的。人人若有從「自己管教自己」作起的決心，中國是不會永遠滅亡的。

四

朋友間閑談，似乎談到女人身上便聚精會神的用起工夫來了，這當然是不好的現象，也是青年人共同犯着的毛病。

女人並不是魔鬼，談女人也並不犯刑法第幾條。只是青年人何以拋却許多重要的問題不去討論研究，而極歡喜談女人？

答案是：青年男子感到一種苦悶，而有些女人又妖冶的誘惑他們。

兩性間的關係，在我們也算得一種動物的人類中當然是不能消滅的，但青年人應當知道兩性關係是不大重要的問題，各人對自己應當抱着偉大的希望，將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

是誰說的？「一向假在女人懷里的，是狸貓，不是老虎！」

五

此次牯嶺之行，本來是爲了養病，不想病未養好，倒把精神弄得更加頹廢了。

山上春季的氣候太壞，晴天極少，雨霧極多，既不能隨時出門散步，又苦于沒有朋友作伴，每天除了看看書或寫寫信，委實是苦悶極了。

但有一件事是怪有趣的。除了下大雨，每天黎明時候——約在四時半——有一二百軍人在旅社附近練習跑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聲徹九霄，跑步之後，便排隊唱

歌，自黨歌唱起，漁光曲以及大路歌是每次必唱多遍的。唱法是隊長唱了一句，大家學着唱。唱得不像，便得重唱，某次我竟聽到十多遍「大家一齊流血汗，」所幸這位隊長還沒有將「妹妹我愛你」，「睡覺吧，我的寶貝呀。」之類的歌教給他的同志們。

六

我的思想和經驗都還不配寫小說。假如我硬着頭皮寫，也許已經寫出不少篇粗製濫造的東西了，假如我不疏懶，則寫小說的成績恐怕更好，——這好字並不是說寫的好，是說寫得多。

七

懶惰是人生的惡魔。雖則惡魔不止懶惰一個。

有志的人是時時刻刻和這個惡魔奮爭的。而當志願已遂或受到挫折的時候，也容易忘掉它是惡魔而和它親近的。

多少英雄的失敗是爲了這惡魔的。

八

我以前也許聰明過，而這些年來，我才認得我是愚笨的人們中極愚笨的一個，我有許多朋友，但他們都不大佩服我。甚至拿我當作一個乖僻的人，就是好朋友，也以爲我的行爲是錯誤的——想起過去的事，完全像一串惡夢，我疏遠了一些勸我上進的朋友。又並沒有和下流人去學惡習，也許爲了這個：正經些的朋友不大喜歡我了，而壞朋友又因我和他們異路而也不親近我，平凡的朋友則因自己太平凡也分不出好壞的。

親屬之中，也沒有真心說我好的。我的父母就常因我的無能，不肯勤讀而生怒氣。其實我並沒有什麼惡嗜好，最使我受害的便是灰頹，不能振作奮勉，一個青年人有了一顆衰弱老人的心，你說他會有救嗎？

我不但不能得到許多人的欽佩與尊敬，連比我年輕的朋友們也並不佩服我，這樣生活下去是沒有多大意味的，所以我現在只有兩條路：一，努力振作，作一個有用的人。二，自殺。

這兩條路，當然是後者比較容易的，但對得住誰呢？也許我還有希望被人們尊敬，愛好。我應當鼓起勇氣來走第一條路，雖然這條路是崎嶇而多狼虎荆棘的。

九

夜裡夢見和幾位老同學聚餐，這幾位都是極相熟的，但有兩三年不得見面或通信了。醒來不覺有點惆悵，目前雖不易相聚，將來也未必能大家歡愉地聚在一起。偶而見到一個便是一種欣幸。

當我們有那樣美好的機緣，可以互相敬愛的時候，我們却輕易的拋棄了。那時還結下了許多微小的厭怨，彼此輕視或妬忌。

認得人生的人，在這樣乾枯的人生道上，當如何的珍視隨時所遇到的侶伴呢？

十

這兩年，心情非常不平定，失學，失歡于父母，奔走流浪，找不到職業，苦悶已至極點。去年母親去世，更使我的心傷疼得像烈火燒灼了一般。

我常恨自己的意志太薄弱，受不得些小的挫折。這兩年來所遭遇的，在我是極苦疼的。但在一般有經驗有閱歷的人們看來，也許要笑了：「這一點點，也算得疼苦麼？」我是一個脆薄的青年，略受些委曲或羞辱，便能頹廢多時，希望我能漸漸將我的劣點改了過來。

十二

一個美國人曾發表他的預言，他說一百年以後的世界，是個快樂的世界，人類過的日子，是非常快樂的日子，他說：「一百年後，人類每天只要工作兩小時就夠了，可以長生不死。只有年齡的循環而沒有老死。現在所有的各種病症，到那時都可以消滅了，人類還可以到各行星中去旅行，那時的牲畜，可用科學方法，使鷄大如豬，豬大如牛，牛則大如太古的巨獸。」

每個人都有他的希望和夢想，把夢想當作預言來發表，則未免小題大做，但這個美國人也够幽默的，他明知這個快樂的世界不易在最近實現，便推到一百年後去，一百年固然不算遼遠，而那時他和我們都早已瞑目多時了，即使有人還記得他的預言，也不能到他墳前留幾句埋怨。

推測一百年後的事情的預言家，是比作任何專家都輕便的一種。

十二

一個朋友對我說：「人類的同情心，都用在金錢和女人身上，像我在人們眼中已不如貓狗了。但我不能把自己看得貓狗般低，即使人們像待貓狗似的待我，我也不會搖尾乞憐。」

的。」

「不能把自己看得貓狗般低。」便是有骨氣，有骨氣的人不能飛揚騰達是古今來最普遍的。

但我們應當倨傲嗎？不，有骨氣並不是倨傲，只是不肯同流合污，遇事求心之所安，也不必獨守清高，狂狷自喜。

我很少看到有骨氣的人。

十三

我曾得到一封給報紙副刊編輯先生的信，這信正在手邊，原文如下：「編輯先生台鑒，敬啓者：自貴欄有生以來，鄙人特爲歡迎，于我不但助以學問，並多增百倍知識，然鄙人雖于報紙上文學方面不少晤面。但究屬想像，鄙人實爲痛心者，但雖屬理想，亦可知先生之學問與爲人，常思求先生之指導，奈余生性不強，而又不長于國文，故每思加煩閣下，而又思之，自己實無後盾，種種妄思，實不足見笑先生。今鄙人自以爲冒胆充天，糊抹此篇寄到，倘蒙先生之餘寵，鄙人實感恩淵，生當誓死以報，死當結草相還。……」

爲了想把自己的文章登在報紙的副刊上，竟至「誓死以報，結草相還。」編輯先生的地位也未免過于尊嚴了。而事實上各個副刊編輯所收的稿件確是不堪入目的居多數，寫稿人都希望着「倘蒙先生之餘寵。」則編輯先生便不能不挨罵了。

病中散記（一）

也有人歡喜生一點不大不小的病的，可是病的滋味總不會好受，我並不愛生病，病却常來找我，于是有些朋友以為我是個病的愛好者，果然病得十分沈重，得病便一命嗚呼，天下國家，不關我事，倒也罷了，偏偏是個不大不小的病，死不了也活得十分受罪，除去當廢物之外一無用處。

我便這樣活下去嗎？病若再有半年還不全好，我應當自行解決——自殺或讓人家殺我，便這樣作也十分對不住一位勸我早些自殺的朋友，他說過：你這麼多病還活着幹什麼？但我現在還在猶豫，果然立刻自殺了，勸我自殺的朋友會不會反悔呢？我想他也許不會的，因為他向來不注意這些小節的。

還有，現在恨我的人好像還不太多，死了對人們並無益處，假如有人對我說出：「卿不死，孤不得安。」一類有趣味的話來了，再自殺不遲也。

(二)

近來恨極了小貓，而這兒有三隻，黑一，白二。

睡下了，沒有貓叫，睡不着，等你覺得昏昏入睡的時候，却不知從那個角落裏出來一隻，開始唱歌，不理牠吧，越唱越高興，只得起來趕走牠，牠偏不走遠，倚着門口唱個不了，你越怕牠，他越激昂，前夜如此，昨夜如此，而當睡前想找着牠們是很容易的。

病中的心緒本來惡劣，於是更加憎惡這小動物。

魯迅先生前是仇貓的，有人會疑心我的仇貓是效法着他吧？而我這種不必有的疑心

也太可笑，如我，是應當送入精神病療養院或瘋人獄中的。

一九三六年冬于天津

(摘自我們的草原二集)

小說

家書

從郵差手里接過來一個七寸長的信封，勉強認得那收信人的名字是自己的，便向綠衣人感激的點點頭。

「一定是媽寄來的信哩！」正想拆開來看，却聽見有人用力敲碟子，驚醒了急着尋信的念頭，三步併成兩步趕着跑過去。

「再來四兩白乾，切一碟醬肉。」

別的桌子也在敲着：

「餃子還沒有熟嗎？叫了這麼半天了，快一點，快！」

像那輩子沒吃着餃子餓死的哩！

忙到兩點多鐘，客人們才陸續續續的走盡了，擦乾淨所有的桌子，才從袋裏掏出那封信，看了兩三遍，知道確是媽煩人寫的，但看不十分明白，顧不得早上和劉三頂過嘴，微笑着到前邊去找他：

「劉三哥，我求你一點事，我媽來了信，請你給我看看！」

「我認得字太少，看不懂！」

「三哥，面子事，宰相肚裏走火輪，你還記着早上的事嗎？」小祥向他哀懇着。

「瞧你的樣子怪可憐的，替你看看吧！」放下了那張實事話報，把那封信平鋪在桌上；「我念給你聽吧！」

「祥兒知之，去年你自家赴平後，我終日思念，至年終接到你的信，知兒已找到小事，那時我甚念你的心，才算釋開。

你在北平諸事順心嗎？前來信言今春有事回家，不知行期定在何日？你近日的身體安好嗎？

兒在家時，言到平後，爲家中寄錢，至今未有寄來，想是你的手中不裕吧？是否等你回家時自己帶來呢？

家業的蕭條，你去歲回家已然見着，一家出入者，惟我與汝妻。我今年老，汝妻尚在少年，婆媳二人，零丁困苦，實難度日。雖有汝姊同居一鎮，但他一家老幼的生涯費，都賴汝姊丈一人之力，故他雖有意照應，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呀！若在往昔，我身在中年，家計尚能有裕，自近年來，我身體遠不如從前了，勞苦的事，都動不得，眼也花了，做不好針線，汝妻雖年輕，但她的身體太弱，小產以後，更吃不得力，如今運米面等項的賬都欠下許多，望兒設法寄一二十元來家，不然我與汝妻實無法度日了，此詢近佳。

母王徐氏字「

小祥一夜沒有睡，在板床上翻來覆去的想着衰老的母親和病弱的妻子，兩張黃瘦愁苦的臉在他面前搖幌着，祇是小飯舖的規矩，不過三年便沒有拿工錢的資格，他進這飯舖才兩個多月，但是這些話是不能對家裏說的，因為他出來謀事的時候，家裏都希望他能找到一個較好的職業，一月能賺幾塊錢的職業，到了北平，他才知道這夢想是完全虛幻的了。好容易託同鄉的李老叔薦他到這小飯舖裏當夥計，每天生火，揉麵，跑街，小心地伺候客人和東家們……年底才分了一塊多錢的花紅，這一塊多錢又够作什麼的呢？

第二天午後，小祥囁囁着嘴向掌櫃的說：

「我媽病了好幾天，您能先借給我幾塊錢嗎？」

「沒有那個規矩！你不想幹下去就滾吧！學徒的有的是，沒聽說過這樣的新鮮事兒！」

晚間掌櫃的算賬的時候，說少了一塊三角錢，問誰都不知道，便將小祥攆走了。

小祥走的時候，會跪着哭求掌櫃的饒恕了他，他說他不會拿那錢，在他被褥裏和身上也沒搜出那錢來，但掌櫃的堅決的攆他回去。

那一夜，劉三沒有回家，在前門外什麼地方樂了一夜。

摘自「我們的草原」一集

衰弱的婦人

在朋友家裏，遇到了一年未見的楊太太，只是短短的一年，這位太太比去年衰老得

多了，如果說去年的楊太太祇有四十三歲，那麼，今年的楊太太至少也有四十七八了，離則她的頭髮沒白，牙也沒有掉。

楊太太是能幹人，認得她的誰不這樣誇她一聲呢？人越能幹越願意有人誇，你若當着楊太太對別人說她怎樣能幹，勤儉，口才好，心地光明……那麼就別提她是多麼高興了，可是你不能說別的太太們也能幹，那不是聰明人的辦法，你得說牛軍長的太太脾氣不好，臭架子太大，也不會治家，所以他們家裏一塌糊塗，客廳裏的沙發上有獅子狗的尿，寫字台上放着餅干盒子，盒子上還有一個插着雞毛帚的字紙筐；馬將軍的太太不像正經人，也許是姨太太扶正的，打扮得那麼妖嬈，像上海四馬路上的野雞……這話你翻能說，你得記住楊太太是有鴉片煙癮的，可別說什麼太太的煙癮大，活像鬼門關前的母夜叉。

楊太太的氣色可不好，說話帶着哭調，見了我們，就嘆着埋怨：

「今天我說不出門的，我們大小姐被李三小姐約出去看電影了，她們想請我，我沒去，我這輩子就不愛看電影，電影上的人亂烘烘地鬧得人眼花，我說在家裏給天寶——楊太太的兒子——算算卦，問問他的運氣什麼時候會好，你猜怎麼着？算了半天也沒算到一個好卦，偏偏王媽收拾屋子的時候，把我二十年前陪嫁的花瓶兒碰倒了，碎成個不像樣，嚇得我魂飛天外，說了她兩句，她就抹鼻涕抹眼淚的想不幹了，不幹可不成，跟了我十多年，我待她還有錯嗎？」

我們瞧楊太太那付面孔，知道除了安慰是不成的，我的朋友便說：

「王媽是您的老用人，她向來對您很忠實的，這次也是她一時不小心，您何必和她生那麼大氣呢？」

「是呵！我也沒說叫她賠我，太太說老媽兩句又算什麼呢？她受我的好處也不少了，我們老爺在世的時候，她每月的工錢就是八塊，後來我們老爺去世了，才減了她兩塊工錢，她的羊皮襖，緞子夾襖，金墜子，金戒指，……：那一樣不是到了我們家裏才有的？就是她的兒子也常在我們那兒吃閒飯，過年過節我還常給她三塊兩塊的，……」

我們知道這談話若是不變題目，楊太太是不肯轉灣的，便趁着她端起杯子來呷一口茶的機會問：

「您這幾天總沒有出門吧？」

「可不是嗎？今天這老王媽把我氣糊塗了，我就叫打雜的給我雇輛車來看看你們，他比我平常雇的貴五分錢，還沒有這兒的捐，到了萬國橋，他就要換車，沒法子，就換吧！誰想到一換車就遇到開橋，那巡警打了車夫一棒子，他沒事人兒似的，可把我嚇壞了，等他把我拉過橋來，我就叫他放下車，讓我下車在路邊上站着定定神，到現在我的心還慌哩！」

我們都笑了，同時也可憐這位太太的神經衰弱。

說了半天，仍然不外乎張家少奶奶不孝順，趙家太太沒見過什麼世面，坐汽車都害怕孫家少奶奶因為愛去俱樂部把四季衣服首飾都當完了。……：一類的閒話，我和麗聽得

坐不住了，便預備回家去，楊太太見了不答應，她說：

「我想坐電車回去哩，又不認得路，有一次我沒到站就下來了，有一次我多坐了兩三站，還有一次我由藍牌電車下來預備換綠牌的車，一轉臉又上了藍牌，謝謝你們等我一會，再送我回去吧！」

我們和楊太太住得不遠，又因為她怪可憐的，便答應她一同回來。

等了半點多鐘，楊太太的話匣子還沒開完，吸了兩口煙，還預備上下古今的談下去，我便不客氣的說：

「楊太太，天可不早了，現在有十一點，再過半點鐘就沒有電車了。」

「呵，我直顧了談天，忘了什麼時候哩！」

於是我們一同辭別了我的朋友。

走了一會才到電車站，我們攙着楊太太上了電車，車上一大羣人，怪擠的，沒有我們的座位，一開車，楊太太的身子一幌，險些壓在一個乘客身上，那個人瞪了我們一眼，我連忙說：

「對不住。」

好容易有了一個位置，我們便讓楊太太坐下了，她悠悠地嘆了一口氣。

到了勸業場，我們都應當下車了，便過去把楊太太攙了起來，這位太太站起來又坐下了，生了根似的，等她再站起來，電車却已開了。

沒法子，多坐一站就多坐一站吧！

這一站未下電車之前，我們預先囑咐賣票的人，等我們這位楊太太下去了再吹哨開車，到了站，下車的乘客都下去了，楊太太才敢下，一邁腳差一點摔了下去，若不是我們攙住了的話。

楊太太的家離電車站還有些路，我們給她雇好了洋車，目送着她的車走遠了，便心裏歎息着：這可憐的環境衰落了的中年婦人！

摘自「我們的草原」一集

一種人的希望

「我想買一樣東西，大約你會反對的。」

「別忙說，讓我猜猜看！」

「你猜吧！」

「是想買新書嗎？」

「不！」

「領帶？皮鞋？襪子？……都不是？我什麼時候反對過你？告訴我，你想買什麼

東西？」

於是女的有一大片的間號，代替那間號的是頰上的笑容。

「忙了，是不是？」

男的笑了。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夢想，當他的夢想完全沒有了希望的時候他是怎樣地頹廢呢？如果這夢想不能成爲事實，而有着一線希望時——這希望雖是僅有一線——他依然會努力會高興的，你明白嗎？」

「讓我想想看，我也許能够知道你的希望！」

女的閉上了眼睛。

「又來了，讓你想吧！」

男的用一隻六個B字的鉛筆在紙上畫着小貓，小貓，女人的眼睛。

「你現在的希望，是想買一樣東西，是不是？」

溫柔的眸子也笑了。

「我雖然沒有太大的希望，但最近，很想出版一個集子，你知道我的文章是不大容易賣的，想出單行本，除非自費出版，你不記得有人說過：文章不出單行本，則大編輯一不高興便擲到字紙簍裏去了嗎？」

「可是咱們那有出單行本的錢？」

「問題就在這兒了，如果咱們買一條……」

「是買一條肥皂嗎？」女的忙着問。

「不，買一條航空獎券的時候，頭獎五萬，那末一種不可思議的魅力便在前面誘惑着，我便可以努力些，否則，其他的希望太遠，太飄渺，不能鼓起我苦幹的興

「起來。」
「那不容易得吧？」女的懷疑了。
「當然的，我明知不容易，但是有了這一線希望，寫文章也高興些，否則寫了也埋沒了。」
「好吧！」女的又笑了，「這個月少買兩本書吧！」

摘自「我們的草原」一集

寫在本冊的末尾

不平近年來，生活坎坷不得意，舊時同學親友甚少往來，今不幸病故北平，本地還算有幾位通音問的至近同學和朋友，蒙崔君鵬歐發起，商得其餘幾位的同意，向各方徵求追悼不平的文字，大家竟把個人寶貴的時間抽出，來紀念這平凡無名的亡者，真是不平逝世後的一點榮幸，今借本冊的篇幅在這裡謹代亡者致謝！

思永

編後

翻讀不平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出他生前是在如何的矛盾中度着痛苦的生活，一方面他認定了自己是一個弱者，只有聽其自然的頹喪下去；一方面他還是拚命想掙扎，字里行間處處表示一縷不斷的上进心，而結果終於被前者戰敗了後者，且讓死神戰勝了一切了，換來的是一個留在每個認識他的人的心里的永恒的悲哀！

關於師友的追悼文字，雖然只搜集得短短的十幾篇，但每篇都致給不平深切的哀痛，在不平結束了痛苦生涯回到死神懷抱裏的時候，對於這些熱愛的友情，也許獲得小小的安慰。而本冊終於到期出版，下鄉工作之前與各地朋友見面，編者此時已經放下一付重担，各位師友亦可釋去對於它的懷念，有替不平作的事了，但悲哀却仍然永遠的藏在我們心里。

編者作慣了農村工作，對藝術上隔離太遠，不能把這本集子編排得美善一些，且時間短道，內容一定有不完善的地方，還請各地友朋，多加原諒。

崔鵬歐



集

崔鵬歐啓事

本册出版後，因丕平生前各位友好通信處多不甚詳，無法一一奉寄，如有願存者請照下列通信處擇一向敝人來函索寄爲荷

(一) 北平東城菜廠胡同六號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農利股交

(二) 河北省蠡縣城內北大街蠡縣西北區信用合作社聯合社轉交

#75
476210

8

开六年七月十六日

崔鹏欧先生赠送

476210